

河南府志

ル 5
1546
18



1346
18

門 儿 5
1546
18

河南府志卷之八十六

藝文志十

記四

重修周公廟記

國朝 佟鳳彩

古來師萬世者惟孔子相天下者惟周公天既生周公復生孔子天之意以周公之後不可無孔子孔子之前不可無周公蓋孔子之教出于日月之上周公之業包乎天地之外周公孔子誠並行乎兩間者也孔子之廟徧國邑矣周公之廟不少概見有故址而不一為之修舉焉官斯土者其能已乎康熙甲寅宏農太守王君來慶因郡城西郭外有周公廟故

址遂欲力舉而新之於是剪荆蕪闢瓦礫鳩工庀材殿堂門
 廡悉仍舊制中肖元公遺像袞衣赤舄煥如也召公畢公伯
 禽君陳皆塑繪嚴翼耐焉歷代名宦列於殿之兩廡亦既配
 位攸宜質文兼盡矣猶欲振興文教復建文昌閣以佐之廟
 貌巍巍宏麗美備猗與盛哉是役也王君儻民之力故衆不
 以為勞獨已之俸故人以為費落成時來請予記予思周
 公之德之業炳炳麟麟光昭史冊無俟予稱述者至斯廟之
 創自何代與圯於何時或別有紀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
 道獨是周公為成王營洛邑卜澗水之東瀍水之西定鼎焉
 公之精誠眷戀於洛也審矣故孔子至洛歷郊廟之所故明
 堂之則察朝廟之制喟然嘆曰吾今乃知周公之聖與周公
 之所以王也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願洛之人士皆靈
 承嚮慕乎周公習其禮樂其樂砥礪乎詩書涵養於道德而
 文行交飭焉若然則無負乎周公在天之靈即無負乎孔子
 無負乎孔子即無負乎

朝廷作人之化其於郡守維持斯道之意不重有光耶時共
 襄事者某某也董之者某某也爰並誌焉

舊府志

重修周公廟記

國朝 王來慶

天地之所以不朽者曰道聖賢之所以常尊者曰學自河圖
 洛書而後虞廷精一之旨至周公而大昌明於天下上承堯

舜禹湯文武之統下開孔孟周程張朱之傳宣尼至聖猶夢寐以之况下此乎考諸前代崇祀之典率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誠所謂不朽而常尊者也蓋公以聖人之德夾輔王室作述繼美周禮一書無所不備其奉成王命大相東土乃於澗水東灑水西卜王城爲朝會之所自時中天聲施至今此其於洛師尤著余承乏河郡始至展謁公廟在城西郭僅一殿將圯瞻拜其下心怛然動思有以葺之未遑也越明年乃經營規制庀材鳩工啟舊殿而新之肖公像袞衣繡裳赤舄几几儼然如在列金人欵器不啻明堂遺制公之廟也與哉公之靈實式憑之爰是修拜殿建兩廡以歷代名宦如吳公等十六人從祀焉之十六人者皆能紹述周公之治以治洛者按祭法以勞定國以死勤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者不在祀典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非召公之餘烈與書曰保釐東郊惟畢公克成厥終世稱象賢不忘忠厚封於魯而從於洛者其伯禽乎而君陳令德孝友亦猶昭公之訓也是以由殿旁折而入構寢堂顏曰定鼎公像居中召公畢公配之左右齋翼如伯禽君陳耐之若戟門角門櫺星門次第漸及繚以周垣五十餘丈門以外又建文昌閣是役也肇始於甲寅正月落成於今歲十二月凡一木一石一匠一夫皆余設備約費千金未嘗敢以絲粒擾民間

也猶慮廟成矣而祀典不備雖有其舉之猶或廢之復捐俸
一百四十兩購良圃五十餘畝每年可得租銀二十六兩餘
輸賦之外悉以供祭且考察品置祭器載之誌乘垂之奕世
則祀事孔明庶幾永永不墜云嗟乎以公之聖之赫赫在天
下者固不繫乎廟之盛衰然學者向往之心非廟無以致其
敬也讀其書想見乎其人况拜其像而不觀感興起者與河
洛夙號材藪使其相與神而因之悅公之道學公之學爲忠
爲孝爲節義俾斯道常存天壤是余之志也夫

同上

重修理學尤夫子祠記

國朝 董篤行

洛城西郭祠宇林立由來尚矣兵燹之後蕩然爲墟泣斯土
者肇修禋祀次第具舉而西川先生之數楹尚闕如也歲丙
申分陝徽省使者朱公衣助建節天中政修人和教養備至
而崇儒重道之意獨思日孜孜焉一日謁周程諸祠見其傍
舍有敗瓦頽垣鞠爲茂草者詢知爲尤夫子祠基也則慨然
歎曰先生以繼往開來爲己任其立身行政以暨授徒講學
無一不本諸躬行心得之蘊良真聖學嫡裔非後世言行兩
截者比而顧仍其筵楹弗飭籩豆久虛豈所以敦教化而勵
人心者乎遂捐俸俾重修之命洛陽尹葉侯琪董其事侯亦
素有志於理學者躍然承命庀材鳩工匠者司斤陶者司埴
奔走者司畚插乘乎人心之所樂趨不日而工告竣堂堦門

庶煥然一新向之頽焉削色者今且與周邵程范諸祠並屹屹而巋巋也尤先生之流風遺澤爲不泯則朱公之崇儒重道亦豈淺鮮哉公歷官有能聲其實心實政被之河汝十九屬者所至人咸感之去則人咸思之蓋至誠動物其於理學前賢真不啻乳水合而針芥投也於其祠之重修也而可以知其心之一而卽可以知後來者之心無不一則從茲廣厲教化以扶進人心者實公之開導也夫余何敢以不文辭敬勒諸石以俟後之拜祠而興起者是爲記

關塚重建大堂記

國朝 閻興邦

洛城之南有關侯塚志稱關左將軍墓按侯未嘗爲左將軍昔昭烈曾授是職及進漢中王拜侯前將軍假節鉞是年卽有麥城之變今日左者志之譌也其墓面闕塞背却山洛水出其後伊水經其脅地高敞而環抱歷千五百年過者無不起敬有司亦以歲時致禮視漢陵周寢纍纍在荒烟蔓草中者相去不啻倍蓰嗚呼盛矣後人仰侯之義如日經天乃建廟以奉烝嘗歷有年所明之未造寇躪三川城垣古蹟無不殘毀獨侯廟尚未盡歸於灰燼蓋侯之英靈所呵護矣迨本朝之己巳年總鎮柯公彩廓其規模爲享堂五間而棟宇雖立窻牖未全洞達四空岌岌于震風寒雨中是所虧者不啻一簣而成其功者可俟異日哉今歲夏秋之間予以督運

秦餉留寓洛下拜墓入廟觀之增歎謂前人之美事後人不力肩之譬烹鮮而不爲益薪渡河而不爲持楫又誰之任歟因卽捐俸命匠石計工闢其中三楹爲大殿左右各一楹慎門戶鎖鑰以藏車服祭器翬飛矢棘較前加飭焉殿旣成并固墉墻新牌額實實枚枚旣固且安侯其妥侑之乎或曰侯志在滅曹洛近於許其子丕又篡漢而遷洛侯必不戀戀於此不知侯之神上下與天地同流且洛漢所都也自光武至愍帝定鼎者幾二百年侯不忘漢洛之民固漢民也侯其降福穰穰乎又謂以侯之神武豈至爲吳鼠所襲是又不然夫操長蛇也權封豕也蒙與遜虺也蝎也侯方專心彎弧以斃長蛇而封豕虺蝎羣伺其後侯豈及一一一致防哉力能殪履虎而嚙於袖中之毒螫勇足制蛟兕而傷於岸傍之短蜮侯之所處亦若此矣予旣謁侯之塚葺侯之廟又揭侯之動天地而燭霄漢者并附於石以祛世人之惑凡洛之士大夫皆當嚴恭謹恪保之勿替無使後之過此者又致歎於震風寒雨也是爲記

舊省志

重修河南程氏三先生墓祠記

國朝 閻興邦

距洛五十里而遙龍門之南伊闕之北曰府店保宋河南程氏三先生之墓在焉蓋哲宗所賜地也厥後丞嘗失守至明宣德間方伯周公鑑始封築其兆域而建祠於東南數武大

學士楊公榮爲文以記之迄今又二百餘年未聞重修之者予自戊辰季夏來撫豫土亟思表章而河南方闕守莫克副其任明年三月新安汪君楫以太史氏出牧茲邦謁予而前予以三程先生墓祠屬之且捐俸以授君唯唯謹既視事卽偕洛陽佟令學翰躬往省覽辨方面審垣墻培松楸舉廢墜圯者以立毀者以完爲享堂三間東西廂房六間大門一座閱數月來告功成而索予文以勒之石予惟墓者慕也功在一家則一家之人慕之而子孫世其守功在天下則天下之人慕之而有司主其事矧三先生者紹孔孟之遺緒父詔其子兄勉其弟近繼濂溪遠宗洙泗歷五百年其道彌光而可使邱隴蕪穢廟貌頽唐也哉夫豐碑馬鬣動弔古之思劍佩衣冠深嚮往之志予幸而邇先生之梓里讀先生之遺書今雖不獲展拜墓下而平昔私心得因是以少慰或亦起化之一端云爾至於重道崇儒之至意

聖天子方用以磨礪斯世屬在臣子敢不體此意以自勉用書之石志吾志焉時康熙二十九年庚午孟秋月日

舊府志

嵩陽書院新建道統祠碑記

國朝 閻興邦

古今有治統有道統皆君相師儒共爲任之者也以治行道天於是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立乎上而治益隆以道佐治天於是生孔子以修乎下而道不墜統之所在惟孔子爲

集其成歷千萬世學術以明人心以正邪說暴行者不得作所以爲賢於堯舜而自周公以來未有敢與之並者雖然孔子之聖聖於古帝王卿相而古帝王卿相之道則傳於孔子生平祖述憲章羹牆夢寐未之有忘焉蓋起孔子於今日必以得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後快卽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於今日亦必以得見孔子而後快無他此心同此理同也故從孔子而上遡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猶之祭川者先河而後海祭山者先配林而後泰山夫固有所本也乃世之誦法孔子者往往自周程張朱諸賢始不敢及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豈賢希聖衆人希賢各循其途未可一蹴而至耶古

之說簡今之說詳古之旨微今之旨顯先從其近者而取法耶或者帝王卿相未可並列於瞽宗抑山阻水深之區古聖人不安其俗耶非然何其宜祀之而莫之祀也登封在唐虞爲陽城在周爲洛邑之東帝堯之所遊大禹之所避周公於此正日影宅土中焉縣東隅舊有大禹廟告成里有周公廟雖帝堯無專廟而此三聖人過化存神之地則覽其山川眺其遺址孰不蹙然遠望喟然嘆息也哉且士自入小學咸知孔子及讀詩書易禮並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倘有告之曰此數聖人者生於某里居於某鄉曾稅駕於某都其有不卽褰裳欲往者非人情矣凡此者所謂性善也所謂良知也所

謂仁義禮智我固有之也不於此而感動之彼將何以培育
 長養日引於聖人之域焉今嵩陽書院建於宋修於明至今
 日而闢盛是吾道昌隆之會矣先聖有殿諸儒在旁而堯禹
 周公不相炙於一堂寧獨崇德之禮有所未備後之陟二室
 者欲訪帝堯大禹周公之軌跡莫有能告之者其誰之過歟
 爰擇藏書樓前闢階基飾軒楹以祀三聖顏曰道統祠止奉
 三聖人者以其過化存神之地也抑又有說焉治統得道統
 而盛道統賴治統而光今

聖天子表章孔子冠絕百王大禹周公次第褒舉心源所傳
 比於堯舜不謀而合治統道統千載一時士生其間而不能
 希踪夔龍畢召雖經年帖碑究於斯道有何重輕故書院之
 建必曰周程張朱此引而進之也今並及唐虞三代此推而
 上之也惟推而上之則孔子之道益尊而治統道統皆在是
 矣董其事者登封令寧鄉王又且也例得與書

孟津磚城記

國朝王鐸

孟津東首陽南鄔山唐為栢崖縣與孟縣先後咸曰河陽也
 我朝析為二舊縣土城在東二十里涉河處河漲鏃齧寢為
 習坎不可居不率者話之徙於茲新邑康共之喜用畜我眾
 不臭厥載亦弔繇於靈於戲國家之愛民甚矣城無釁焉禍
 乃不作先是邑令夏公行築延土而未石堞也民以寒中罷

山陰張公來令茲邑謀之衆衆曰大寇歷於鄰邑寒夷井竈我師遠至師少且輕窳邑大夫欲城是恤我所底哉民婁困也糧匱弱也歲荒凶也非不欲城以保乂我恐不城矣公曰我其城哉寇且旦暮至而能忘居之恤公出金邑出金各若干而始城量功計里凡八里定厥址於是丁壯縮版下石上輒揀之築之渙渙登登東西四里南北四里未一年而城成又出金增甕城養兵備樓櫓戰器縣之衆謀之余余曰盟津千萬年無甃城而今甃焉城一焉美哉因嘆先王體國經野周之夏官帥其屬馮弱犯寡則告之大吏揆車徒掌固與司險氏若造邑與其守法設國之五溝五渠環人復搏而謀賊一

何盛耶先王爲治之迹寢以崩廢牧民者曰城郭隘路王政之尾細耳夫乙亥丙子寇山野鋌走不下數十萬其甚我也折骨面傷者車輪朱殷鬼哭於野不腆敝邑曰寇至夜火如晝風吹焮人公與余擐甲乘城城土也危如累棋公謀予出刊木鑿塞山道斯時命在終食之頃寇騎數十先至城下公賦車籍馬以枚數闔張軍始聞班馬之聲吉庶幾乎然後知城郭非尾細也先王所以休天下於無事者既有道以經紀於朝至於城郭門闔鍵閉管鑰溝澮山川藪澤設險修防無不攸備使民不被兵水之憊老有所養幼有所長故晉伐齊塹防門而守鄭伐陳宵突陳城楚圍蔡里而栽葢於此規禍

河南府志 卷之八十六
福觀王政焉今牧民者塗墍廳事繕治亭池作無益妨農興
日紛紛於刀筆鑽竿曰寇則色然莫於天之不降割方雕刻
其民而遑城之爲况損已以利民哉惟能剪其荆棘驅其狐
狸以禦仇讎卒之身孤羈守險爲一縣之利如山陰張者不
亦賢也與於戲設險不出於王公以蔽於我陵我阿而僇功
庀物乃出一邑大夫則世之恤民拯算者亦可見矣宜乎城
郭隘路視爲尾細也是故有式敷民惠之心分猷念以從雖
十八里之隘猶足衛一鄉烝民且康矧持衡天下者因勢晉
匡令城在在不壞陳畚楬表火道儲戎器不姦於旗鼓皆如
孟津一縣然後靖國固圉外撻串路內殲大寇易耳王政

所施曰甦困也曰救也曰援凶也不憚夷險區區一縣其
利豈可量哉是城也起丙子八月十五日竣丁丑正月二十
四日邑衆曰四墉鼎新其愛民也亦公之一端有如此公諱
爾保字葆生張文恭公元怵孫憲副公汝霖子孟津典史李
應魁亦勤事因祠公二其畝三其楹於城東門一里不獨城
云銘曰險以保衆金湯是馮公舉有奕肇發茲城乃夜馨鼓
無繩於巨鞠民弗扶門哲罔興臨衝逼整三單峻嶒寇日剛
止池厥戈增民歌且舞繇今獲寧踐彼豆簋苾芬亶誠匪等
邁謀塗塗克勝壽考頌頤世世戴公鼎森者河帆嶼者崧食
公賢績錫祔靡窮

縣志

新建康節先生祠堂記

國朝 武攀龍

嘗讀無名公傳而知先生之大也先生本燕人晚卜居於洛著述原本六經探蹟索隱抉天人之秘可與程氏二夫子相發明而先生曰與之遊而不涉也內聖外王使以皇極緒餘出而經世又未始不可與鄉公溫公輩相後先而先生又曰與之遊而不涉也卒之熙寧諸君子以新法去而程氏二夫子以偽學抑馱先生超然評論之外甚矣先生之大也古所稱至人塵垢糠粃陶鑄堯舜將無是與迄今天津橋上安樂窩中令人齒頰猶芬惜乎陵谷變遷遺踪湮沒卽昔致訪於九真觀片石者亦渺無可究而余以干戈瘡痍之餘來蒞茲

土新蓬蒿闢瓦礫創祠宇於二程之東以明景仰無窮之志嗚呼手探口窟足躡天根其亦望是祠而儼然臨之哉余不敏殆將顧瞻百世之芳躅而欣欣有得矣是爲記

舊府志

新建范文正公祠堂記

國朝 武攀龍

宋魏公范文正公薨伊闕萬安山下其子忠宣公置祭田八百畝熙寧間創褒賢顯忠寺以奉香火然而祀事未修也自開禧臣郭文鸞始請修祀遂爲常典厥後修祠墓禁牧樵者代深矣公與世岸相尋荒頽自甚求其故蹟胥委之寒煙蕪莽之甯余夙慕公名日祠於中邵先生祠於左復闢西偏之地爲公祠堂使天下在野在忠義在朝廷勲猷在竹帛世濟

厥美在累朝而祀事孔明在萬禩亦醇玩成長平同年龐子太樸適過余顧謂余曰公之建茲三祠也其以表宋之大儒與宋之名臣也固矣第四人者時地既不同出處亦各異胡鼎峙而三胡珠聯而一若其有意爲之耶抑無心合之耶豈非道德事功可一以貫之耶亦豈繼違開來高譚各理之人出將入相固不難耶又豈非先憂後樂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者其於聖學淵源未嘗無所得耶噫是其作祠之意寧毋是耶余悅而笑抵掌而應曰有是哉相與酌酒祠側舉而紀之

石上

建朱夫子祠記

毛際可

余年友宏農司李黃子旣改建紫陽文公廟而屬余爲文以記其語余曰郡人之爲祠以祀紫陽蓋數百年於茲矣明季闖寇之亂乃於其前置關壯繆像民之奔走俎豆於其下者相沿而不知草幾不知爲紫陽之舊余恐其無以妥靈而式後也遂更卜地一區爲堂凡若干楹而遷紫陽之主於內庶可以兩存而無憾矣余聞之擊節嘆曰自孔氏旣歿而言忠義節烈之事者必以壯繆爲尚言天人性命之旨者必以紫陽爲宗然壯繆之廟食亦自通邑名邦以及遐陬僻壤無不金碧而尸祝者幾與孔子寔比盛而紫陽之祠相望如晨星之落影疑爲先後之不相及余則謂生爲萬人敵死而

能禍福警戒其民以閑邪而衛正壯繆之為功於天下也顯而著若夫續列聖之薪傳闢異流之榛蕪使學者不迷於所往紫陽之有功於天下也微而深而至其浩然之氣綿日星亘河嶽終古不滅者則先後如出一轍也况當漢祚將移曹瞞擅柄雖荀文若之賢猶為之運籌帷幄而壯繆以間關羈旅之身日蒙非分之寵榮曾不足動其一瞬及後世昧於正統之義即以司馬公號稱良史尚不免于帝魏而寇蜀惟紫陽之作綱目以昭烈統承兩漢與壯繆所見若協符契蓋壯繆平生嗜讀春秋而紫陽之著書一以筆削為準皆同出於孔氏之學而不易為軒輊者也夫以郡人之祠紫陽者數百年之舊而一旦以壯繆奄而尸之即紫陽之道不因是為顯晦而揆諸壯繆在天之靈必惘然有未安者今黃子遷廟之舉俾之兩存無憾所以妥靈而式後者其功豈淺鮮歟余因是重有感矣夫人一行作吏自簿書趨謁而外不遑他及乃黃子於平反之餘凡先賢遺蹟無不憑弔而修葺之即余待罪鄴下裴回韓忠獻故里嘗新其廟寢而黃子亦割俸以佐余不逮蓋其表章風教出乎天性之誠而非一時務為名高者也余故不辭而書之且以誌余媿康熙二年癸卯孟冬月

日縣志

高陽書院碑記

國朝 湯斌

高陽書院在登封縣城北建自五代宋初與睢陽白鹿嶽麓號四大書院其地背嵩面潁左右少室箕山諸峰秀矗雲表中天清淑之氣於是焉萃至道中賜九經子史置校官生徒至數百人稱最盛二程子嘗講學于此後人因建祠明末兵亂傾圮始盡

國朝崇儒右文知縣事黃州葉封建堂三楹祀二程朱子而以地隣崇福宮凡宋臣之帶崇福宮銜者皆祀之葉侯旣遷京職邑人大名兵備副使逸庵耿先生介家居講學以程朱爲道統所宗不當與諸賢列復蠲貲建堂三楹遷主崇祀又作講堂三楹顏曰麗澤旁署兩齋曰博約曰敬義書舍若干

禮庖漏門垣具備自康熙十八年春至次年秋訖工知縣事長洲張侯堦以興起斯文爲任月吉講學課藝其中多士彬彬向風逸庵作書屬余爲記余適承之史局方恨不得從事几席與聞緒論其何敢辭然逸庵之意豈欲余記營建歲月而已乎或欲有言以告多士也竊以孔子教人之書莫詳于論語當時及門稱顏子爲好學嘗與言而終日不違者今所記不過問仁問爲邦二章而已然天德王道備矣顏子謂夫子循循善誘博文約禮今他無可考卽二章思之意者虞夏商周之禮樂制度卽所謂博文而克己復禮之訓卽所謂約禮與特學有體用問有先後耳中庸言明善誠身而列其目

亦自博學審問始孔子言知不廢多聞多見而語子貢以一貫則又以多學而識之者爲非其所以一貫之旨終隱而不發卽與門弟子言求仁之方爲仁之要多矣而仁之體則罕言也豈聖人之過爲隱與及讀易乾卦彖傳與中庸首章而後知道之大原莫明于斯矣蓋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仁者天道之元也知天人同原則知吾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無間民胞物與之念油然而生而戒慎恐懼自不容已故程子謂學者須先識仁以此也然仁之爲體非可口傳耳授也在人之默識耳孔子自十五志學至能立不惑五十而後知天命也以大聖人而若此則知命亦難矣今之講學者聚數十百人于堂而語之曰天命云何心性云何將大本大原皆爲口耳影響之談學者於俄頃之間與聞性道之秘其不至作光景玩弄視詩書爲糟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爲粗迹也幾希矣斯亦講學者之過也夫道無所謂高遠也其形而下者具於飲食器服之用形而上者極于無聲無臭之微精粗本末無二致也孔子語顏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語樊遲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聖人與上智中材所言皆不越是蓋以天命流行不外動容周旋而于臣弟友卽可上達天德所謂無行不與者此也所謂知我其天者此也今功利詞章舉業技藝之習陷溺人心士子窮年矻矻

志在利祿名譽而天之所與我者茫然也是其學迥非聖人之學矣夫中庸之博學將以篤行也顏子之博文將以約禮也大易之窮理將以盡性至命也大學之格物將以修齊治平也今滯事物以為窮理未免沉溺迹象既支離而無本離事物以言致知又近于墮聰黜明亦虛空而鮮實學路久迷習染日深偶爾虛見未為真得非黷滅本體誠敬存之綿綿密密不貳不息前聖心傳何能會通無間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嗚呼豈易言哉是庵之學以至敬為宗以體天理為要司謂得程朱正旨矣吾懼學者之易視之也故因記書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

院而詳言之欲其深思而自得之焉

可紀與逸庵相與有成尤足嘉也吾又懼來者之不能繼故書以告後之君子

湯文正集

嵩陽書院碑記

國朝 汪 楫

書院之名古未有也三代盛時教始於比閭設於州鄉本於家塾黨庠以達於王國蓋天下無人不學無地不建之學以教也周衰王政廢缺青衿城闕詩用為刺孔子躬神聖之資而世莫能宗乃論次詩書修明禮樂舉古司徒樂正所為造士鄉國者退而與七十子之徒修之洙泗之間後世講席之興防此矣戰國專務縱橫追秦而坑焚之禍烈唐以後以詩賦帖括取士天下靡然競於聲偶詞章之習本實缺焉不講

宋儒輩出往往依山谷授講徒多者數十百人而嵩陽嶽麓雖陽白鹿四書院爲最著夫道德文章之寄或在庠序或在山澤雖教無終晦而寄焉者異矣嵩陽書院在太室之麓距登封縣城五里卽五代周所稱太乙書院也歷金元迄明置廢不一至

國朝康熙十八年乃擴而增修之迄今十餘年規制日益闋備則邑人耿逸菴先生經營興復也先生以館閣近臣出秉方岳退居箕穎之間屹然以絕學爲己任確守程朱於孔門言仁言孝之旨體認精切而一歸于主敬立教不尚高遠以制舉之業士子賴以進取不待督責而自勸因其所習引之

於道使證聖而繹經士類翕然宗嚮余曩者承乏史局每從睢州湯潛庵先生聞其概已已奉

命守河洛竊幸近先生之居得以造廬請益迫於職事未遑今歲春始克過嵩陽入書院仰接几席之盛先生謂余不可無言余逡巡避謝因念象山在南康時首提義利之辨卽以科舉之學反覆開發考亭謂其切中學者隱微深錮之病而呂伯恭以舉業教浙中言非此則講堂前有草深一丈之譏昔賢立教之深心固有不謀而合者今

聖天子右文重道文教誕敷刊經書講義頒之學宮所以風勵之甚至先生復爲之倡明于下卽士人進取之業使之體

馳於身心推行於日用以暢四肢而發事業其功偉矣夫天下郡邑之廣莫不有學士之從事於學者非

功令不遵非六經孔孟之言不習誠能真知而實踐之固可仰追三代之盛矣乃責以聖人之道或茫乎莫知所從入則學焉不精習焉不察之過也余故仍取先生立教之旨為河洛之士一推言之以應嘉命雖然余豈僅為河洛之士言之哉

縣志

嵩陽書院碑記

國朝 王日藻

嵩嶽宅天中為陰陽風雨之會漢唐以來往往有天子之車

轍馬跡焉其間琳宮貝闕不可勝計中有以書院稱與嶽麓

睢陽白鹿碁列而為四者則自五代周昉也夫五代日尋于
戈中原雲擾聖人之道綿綿延延幾於不絕如綫矣而書院
獨肇于斯時豈非景運將開斯文之未墜已始基之歟迨有
宋五宿躔奎兩程夫子應期而出先後提點嵩山崇福宮昌
明正學於是濂洛關閩遞接薪傳俾尼山之渺旨微言昭昭
若揭日月則諸儒之功誠不容泯滅也顧滄桑屢易書院興
廢不常昔時藏經之所已無復有存者一二考古之士徒尋
殘碣於荒煙蔓草中良可深慨今幸煥然維新有加於靈光
之舊矣為之追考沿革之由其名曰太室書院者則五代之
所經始也其更曰嵩陽書院者則故宋景祐之所概塗也其

燼于金礪于元別於嵩陽觀廢址築室以祀二程夫子者則故明登封令嚶城侯泰之所改卜也其再罹兵燹伐棘披秦復築三楹以祀二程夫子並祀有宋提舉管勾司馬溫公以下十有四人者則我朝登封令楚黃葉封之所興復也其增築再祠特祀二程夫子并廣闢學舍以招集生徒者則邑人耿太史介及今令長洲張堦之所擴而大之踵而成之也其中祠有堂有居有齋有旁舍有義田有庖湏之所有麗牲之碑繚以周垣翼以廊廡而規制始大備夫理學之不明非一日矣豈盡運會使然亦無人焉表章絕業扶起墜續以至此耳茲當

聖天子投戈講藝崇儒右文之時薄海內外莫不蒸蒸向化登邑僻處萬山中賴有賢士大夫增修茲院率邑之譽髦講學茲誦於其中倡之十隅俾四方聞風慕義於以矩步先賢扶掖來學不幾與鵝湖鹿洞後先媲美哉余奉

命撫豫方以興起文教為首圖值茲書院鼎新而無一言以紀其事非所以崇道統屬儒修也抑余因之有感焉按邑誌嵩陽舊以觀名乃羽人棲真之地也昔漢武好談神仙其時文成五利之徒紛紛競以其說售故鑿與幸嵩時觀中三栢咸受將軍封後千百年而書院興理學熾而百家衰猶之日月昭而燭火息雖三將軍嶙峋蒼翠巍然尚存為問今之春誦

夏弦與昔之天風步虛孰勝當必有能辨之者於是乎書上同

河南府學記

國朝 趙于京

自宋慶歷間令天下立學以祀孔子至於今不廢夫孔子爲萬世師非於人性之外有所加也亦卽其性之所固有者而明之使之爲其事而求其本曉然於天命之當然則王化聖學胥於是乎在河南河岳之英靈其人民得風土之正其於性易明也乃學蕪廢不治恐不足以興行教化鼓舞多士京移守茲郡僦工修之自春徂夏不數月而落成與學官考訂禮樂補鑄簠簋犧象罇爵諸祭器俾敬乃事則庶乎其免於陋又爲書伊川先生主敬語於亭夫心猶水水止則清心敬

則明明之久而倫理與夫應事接物之間皆確然知其性之所固有聖人非有以強我也昔柳子厚記柳州學云孔子之教于有餘載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柳州僻隅也且如此而况二南王化之區中州理學之藪程邵賈呂之子姓固在吾知嵩洛之士易成而性易明也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國老謂卿大夫庶老謂士及庶人之在官皆引年而居鄉者養之以師表其民亦以云教也康

熙四十五年月日

縣志

重建香山寺記

國朝 湯右曾

去洛城二十五里曰龍門香山東巖西嶺相望若闕伊水歷

其間水東舊有香山寺卽舊唐書所載白公居易與僧如滿
結香火社嘗寫其文集送寺中如佛書雜傳例流行之者也
考郡縣志皆不詳寺興廢所由宋陳振孫爲公作年譜謂寺
在龍門山後魏熙平元年建按照熙平元年明帝初改元母胡
太后幼得佛經大義立寺建刹甚衆北史明帝紀熙平二年
皇太后幸伊闕石窟寺酈道元生其時註水經亦謂伊闕鑄
石開軒高甍架峰蓋曰伊闕曰龍門曰香山本同一地意者
石窟寺乃其先所命名顧未有以深考陳氏博采諸家傳記
審訂詳確其言有據依則寺之創於熙平其信然歟歷周隋
至唐以公故而始大顯於世自後名人遊眺所至輒見篇

北宋時梅堯臣遊龍門詩曰香庵徧岩曲范純仁亦云杉松
隱映皆祇園是當此時寺尚無恙初不聞騫隤也迨金魏搏
霄至龍門始云向傳已矣不可見元薩天錫龍門記云舊有
八寺無一存但東崖巔有纍石址兩區餘不可辨有數石碑
多仆其立者字剝落不可讀則茲寺之廢其在金元之際今
巋然惟兩石塔在耳榛藜萋草昏翳滅沒無有卽而問之者
蓋又數百年矣右曾前年冬試士洛陽畢至其地慨然有營
建之願而力薄不果今年春太原張君珥來守是邦過大梁
言次及此君欣然不期而志同右曾乃捐月俸爲之倡手書
重建香山寺引授君俾與郡人共經營焉君始至卽有惠政

吏民懷之凡所欲興奔走踴躍如其意指而諸生亦念使者校試如此刻苦自厲未嘗通一賂遺遂率其私錢衆力咸傳推陝州學博孟君桓任以事而以洛陽明經張君所修佐之伐石而基循山而垣首爲亭五楹級而升以次爲堂者三堂各三楹列屋翼其旁凡深一百八十尺廣半之良材堅甃縮版椽土纖悉攜摭旣備旣好自三月一日訖閏三月八日凡三十有八日而卒功嗚呼何其成之之速歟李去非洛陽名園記如李衛公富鄭公文潞公園池景物之勝今皆爲平田荒墟無能指其故處世多謂僧坊佛廬依託可久然伽藍記載東都盛時寺千三百餘今亦無一二存者而茲寺以公得復興於千載而後其可喜也已公自太和三年至洛迄薨凡十八年朝夕之所遊意思之所注常在茲寺寺去公墓不一里公修寺記有願結後緣他生復遊之語則公雖生天成佛靈爽其長依於此乎孟君言自鳩工以至落成凡闕四旬無飄風異雨初太守之相度於斯也伊水方落估筏不時至購木爲難是夕水忽暴漲明日銜尾而下棟楹梁桷板檻之屬罔不畢具人驚歎以爲奇夫雀離浮圖天慶火珠事有緣會良非偶然右曾適以試士復來洛中旣藏事因得遵曲磴升重巖以至乎香山之寺謁公之像周覽遐矚徐休乎亭之上倚峭壁俯清瀾層阿香林積翠隔岸南睇九臯北望王屋洛

城煙火鬱鬱藹藹若在牕牖耳目曠如心神旣怡自惟固陋
猥以茲役之權輿得挂名寺中以垂將來顧非幸哉已而懽
然又念事之成毀不可定也石有時以泐水有時以凝深谷
高陵變遷非一更百千年茲寺其能久存而不廢歟後之視
今亦猶今之視昔思賢好善歷劫護持其以俟之來者因爲
之辭紀其歲月云康熙四十七年戊子四月十九日

西崖文集

陳公祠記

國朝 湯右曾

自古當衰叔之世陰陽溷濁喪亂爰臻而忠義慷慨之士
往往出於其間蓋忠孝節義天地之元氣元氣不可一日
存有時旁薄結轆勃發震動凡所以維持宇宙扶植人

恃有此具而已不然則人類幾何其不漸滅以至於盡也懷
宗初元流寇起延安由秦入豫蹂躪五郡八十餘城盡爲瓦
礫十四年春寇一夕陷河南府宗藩見執前大司馬呂公維
祺死之十五年新安令陳公始之任是時遺民值創殘之餘
公一意拊循寬徭弛役拯其饑寒城垣頓擗移理所闕門寨
爲守禦計逾年賊大至被執賊屠寨民公謂守寨由我毋殺
百姓得存活者數十人已乃罵不絕口賊支解之父子同日
死嗚呼可謂烈也已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
邑危則亡之釋經者謂邦邑將危則辭其祿去其位此人臣
殉難之禮未爲通論後世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去此欲安之

乎公服官在中原艱危寇氛蔽天之時胸中已早辦一死乃撫恤殘黎不遺餘力一旦慷慨致命視死如歸斯豈朝夕之故哉公沒未幾賊復入潼關直抵居庸豕突而前若涉無人之境當時推轂重臣遷延畿甸望風迎降以視公成仁取義大節凜然者為何如也余視學中州曾遍檄兩河郡邑搜揚節孝義烈以宏風教新安縉紳士民以陳公死事言於縣欲建祠以永妥公靈邑宰陸君師能崇經術起教化因順民所請具以狀聞庀材鳩工殫極心力不以煩民既訖功蓋耄嘆與眾庶鼓舞君乃以記文為屬余謂公之神在天其磊落軒天地久而益光雖小夫婦人至今皆知其烈此祠之建與雖

人倫崇世教者又豈俗吏之所及與遂為之記公諱顯元字長卿楚蘄州人由副榜入仕云同上

重建嵩陽書院碑記

國朝 葉 封

天下之事與之相習則相忘與之相觀則相益夫人從事道德之途苟無人焉觀摩效法相率而就於頽落聞有人焉其行能超越尋常萬萬上焉者必羸糧景從其次亦聞風而自勵矣不幸而當世無之則詩書之內有傳人其行能超越於今世萬萬也考論尚友望古而自淑不亦可以跂進於聖賢之域也哉登封接迹伊洛其學術風教不甚相懸又嵩嶽多

奇四方達人高士自遠而至學者苟有向往之心不患無觀
摩之益而自宋以來五六百年卒未有起而名世者由於振
興之無自也先是崇福宮有太室書院建自五代周時宋至
道間賜九經景祐間重建改稱嵩陽書院廢於金元明嘉靖
間知縣侯泰卽嵩陽觀故址復建書院祀二程先生仍曰嵩
陽諸生以時講業其中又廢於兵燹無半椽片瓦之存卽漢
封三栢亦焚其一予每過裴徊慨息思興復之未暇也今年
二月始相度故基東南十步築堂三楹庖湏門階以次而及
繚以周垣五十丈并葺二栢於內有宋韓公維呂公誨司馬
公光程公顥頤兄弟劉公安世范公純仁楊公時李公綱李
公和朱公熹倪公思王公居安崔公與之凡提舉王管崇福
宮者皆大賢名世可爲吾黨矜式以名宦中無祀祀於此落
成爲之言曰賢人君子之在天下如蛟龍然所至蒸雲沛雨
以澤生民卽潛伏在淵而靈異之跡數千禩後人猶知敬之
夫程呂馬范諸公嵩不能有之也棄之朝廷而嵩始得而有
之卽嵩不能常有之也或一至焉或再至焉或繫銜及之隔
之異域卒不一至焉而嵩終得而有之若此者豈非道德文
章可師百世而然乎彼王安石蔡惇蔡卞黃潛善韓侂胄之
倫當其魁柄在握有生人殺人之權人未嘗不望而畏之及
身敗名滅所至人爲之諱卽子孫亦不欲人知之安望異世

海內所云
之士師法之俎豆之也哉吾黨觀法於此而於其學術淵源
光明俊偉之業以諸先生為師則在朝朝尊在野野重何患
觀摩與感之無自而誦詩讀書日習而忘之也書院西南十
餘步有豐碑為唐相李林甫頌述明皇丹成之辭文章麗秀
字畫精警未嘗不可愛翫而一聞其姓名則詆嗤隨之亦未
始不可為吾黨戒也夫樹碑以圖不朽迄今千年而碑尚新
豈非天欲不朽林甫之名也哉出乎彼則入乎此請擇於斯

二者縣志

宋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陵碑記

國朝 蔣 漣

歲己亥臣漣奉

皇帝命以

孝惠仁憲端懿純德順天翼聖章皇后升祔

太廟禮成分告河南歷代帝王陵寢肅將祀事星言至鞏有
宋四陵在焉奉薊薦幣之餘周視寢園不覺穆然於宋系之
盛宋治之隆而歎其卜年縣遠禋祀弗替良不誣也在易之
恒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孔子曰王者必世而後仁
又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夫以聖人居王者之
位猶必久於其道而仁覆天下而况於善人乎莫為之前雖
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稽古堯授舜舜授禹是非一姓
有商之君賢聖間作是非一時惟周文武受命嗣以成康百

河南府志

卷之八十一 藝文志 碑記四

姓安寧刑指四十餘年不用唐虞以來於斯爲盛漢興至於孝文亦四十有餘載廩廩鄉改正朔封禪矣謙讓未遑東京建武永平之政粲然具有條理章帝又體之以忠恕文之以禮樂逮于永元雖頗有弛張而俱存不擾然則聖人在位而至於歷世者周之四代是也善人相繼而不俟百年者東漢之四代是也有宋之興其後周而軼漢乎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極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創業垂統規模宏濶釋藩鎮兵權繩臧吏重法務農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太宗繼之以慈儉爲寶絕遠物抑符瑞炳煥史牒號爲賢君真宗聰明英武用剛鯁不撓之臣興制舉常平之法祥符以後天書

疊降說者以爲假神道設教之言以消遙遠窺覲之志九野清泰黔首宴如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其時吏治若媮媮而任事鮮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小人不足以傷善類之氣小告不足以干造物之和君臣一德朝野一心上可望而知下不言而喻合而論之太祖開其基太宗纘其緒真宗守其成仁宗善其化蓋優優乎勝殘去殺以庶幾於仁而稽其歷數已百有餘年矣豈不盛哉漣忝祠官例得紀分祀歲月立石廟下并論次有宋四陵所以列聖朝祀典者其本末如此來者有攷焉

省志

重修香山寺記

國朝

汪士鋐

余戊辰歲得虞山馮氏所定白氏長慶集本因手校一通凡奔走四方必攜以行其集中如千卷卽所謂納之香山寺者也後十七年余奉命於揚州按刊全唐詩時方牧馬岷山未卽行比至則白氏集已將次雕版顧中間多所譌舛余遂發篋中裝出其書覆按之并廣爲補輯雖不敢謂其書復完然人間所存亦幾摭拾無遺因歎白傅之有靈而余得掛名於較讐之末爲大幸也今年冬余復有事岷山道出大梁遇學使者湯給事先生謂余曰洛陽香山寺白公之所遊止廢已數百年今復興之矣余躍然以喜已又歎天下事其盛衰興廢必有其時顧有其時矣而無力以張之則亦同於衆人之嗟歎愛惜而莫能以有成而大有方者又往往耽於聲色黷於貨賄至於風雅之事則莫有顧而問者於是前賢之遺跡勝槩都荒棄於山巔水涯而爲狐狸之所穴處榛蕪之所蒙翳蓋不可勝數而龍門草木石樓風雨乃得遇文人才士而復興於數千百年之後何其幸歟然先生非豐於財者也先生少卽有聲太學爲名進士入翰林已而改官都諫視學中州簡拔才俊文章蔚起而又杜苞苴絕請謁凡學使毛髮絲粟之弊悉釐剔無餘居常痛自刻苦蕭然一室雖優游官舍不異僧寮甚者朝夕所需猶莫能以自給豈能更有餘貲以修前賢之廢墜乎然志之所在力而行之遂以集事於是琳

宮寶利向之蒼煙白露而荆棘者今則高甍巨桷輪焉奐焉
俯伊川而仰石窟清流翠巘交映左右洵洛陽之大觀也先
生又謂余曰子曷少假餘暇爲香山之遊乎余曰登臨瞻眺
固余結習况轘轅伊闕之勝平生所夙遊而不得者今幸履
其地而適會勝事之有成能無一遊焉以拜白公之像而頌
先生之風乎先生又曰斯寺之興殊有靈異其始作也艱於
材一夕水漲大木公流而下良材畢備旣成而落之者夜望
恒有火光燐燐炳炳往來其間意者白公之精靈實式憑之
青旗白馬飄然至止其亦有樂乎此也寺之後構堂設像以
奉白公之祀居人相率種樹鬱然成林後之君子恢宏而光
大之則斯寺之興正未艾也先生又曰余之授士也三年於
茲矣余素有羸疾或日咯血數升今幸無恙異時得買田汝
潁之旁從容伊水之上以待四方賓客之至者來遊香山以
觴詠於其間庶幾不負乎此舉也余欣然曰有是哉先生而
卜築於是也余亦將躡屩擔簠追陪几杖之後以作洛陽之
寄客不遠矣先生旣爲文琢石余因敘述先生之言勒之碑
陰巖附以不朽余東歸之日將裒白公之遺文歸納寺中以
結香火之因緣不亦可乎是役也倡始於給諫而成之者河
南守張君尹也君勤於職業寺之成不再月費省而功捷是
亦足以知其爲政矣

縣志

擴修學宮碑記

國朝 景日昫

皇上御極之明年春三月躬幸太學釋奠

先師孔子廟成禮

詔肄業諸生講尚書聖經問仁言孝諸章

勅天下各府州縣學宮皆次第修葺以昭重道崇儒之至意而吾登學宮適於是時落成國紳士屬予爲文以紀之予維道統與治統相表裏以道統立治統之宗者惟我皇上而其爲

天子敷政治宣教化於一邑者則在賢有司矣吾登兼齋楊父母粵之揭揚人也賦質謹厚家學淵源戊戌冬揭籌吾登

甫下車鋤強扶弱教養兼舉恤災傷問疾苦勸課農桑與民休息其爲政勤敏而能識大體如此數年以來百廢俱興而其大者尤嘉意於學宮登邑學宮自明季丁丑遭回祿之災前邑侯暨鄉先達倡率修葺始有規模歷年旣遠風雨漂搖日月剝蝕正殿雖存而其餘傾圮殆盡公視學之始瞻拜其下卽怦怦心動慨然以修葺爲己任續出積俸數百餘金偕廣文兩先生及紳士董其事而公於政事之暇輒親身督率鳩工庀材一木一石一匠一役皆心經區畫而登人士以賢侯倡之於前亦皆踴躍於後各捐已財共一千餘金予與子若弟亦竭力贊助共勦盛舉不期年而竹苞松茂烏萃翬飛

功告竣焉正殿則畫棟雕椽兩廡則崔巍壯濶戟門則嚴翼
宏廠名宦鄉賢則屹然特立而更開以義路禮門櫺星泮池
則聯屬爲一而復高其聖域賢關而且繚以周垣砌以文石
居然數仞宮墻已而我公復出水俸敬造神主創製石几賢
龕修籩豆祭器等物栽松栢桃李公於此事可謂盡心竭力
而無復遺憾矣迎神入主之日公率多士奔走趨蹌香烟繚
繞儼若

先聖先賢陟降左右而各安其位者及祭之日品物豐潔禮
容嚴肅公之誠敬又如此由是甲辰榜發經元鄉魁得四人
皆我公鼓舞振興之力也天興復學校固良有司之職而在
登邑爲獨難蓋我登居嵩少之間土瘠民貧士多鶡衣藿食
非若通都大邑物力殷繁之易爲力也惟公以誠意動之人
即以誠意應之捐金輸力奔走不遑其平日興賢育才得士
民之歡心者已大畧可見矣學校旣興肄業有方願我登人
士以仁厚爲基以禮爲門以義爲路以忠孝爲堂奧以謙讓
爲階級崇正黜邪歛華就朴勉爲通經博古明體達用之士
則理學名儒忠臣孝子輩出其中上不負
聖天子重道崇儒之意

先聖先賢立教之本下不負邑侯興賢育才之心則嵩少箕
穎常爲禮義名邦將見風俗醇美教化翔洽予行聽鄉飲之

樂觀禮容之盛為

聖天子頌得人且為賢侯咏甘寔矣是為記

縣志

洛陽縣重濬大明渠碑記

國朝

王士俊

凡水北曰陽洛陽縣者洛水繞其南也洛水由陝西雒南縣
 經流至此又有伊水從盧氏縣繞洛陽縣治之南而會於洛
 同入於河故縣治之西南三十里界於洛與伊之間有所謂
 大明渠者前明河南按察司副使張君鵬開之灌田萬畝而
 其後日積日淤頓成荒陸遺澤幾不可問矣夫富民之舉首
 在水利君子治是邦即前無所因猶力修周禮稻人之職以
 平其傑僂而續其孤離况乎二三百之際參諸方志稽諸

故道華顛匪庶如視指螺掌壑當下可信若之何其委諸荒
 煙蔓草間也河南守以文來告余曰是宜修復不可以進退
 不果遂召傭民具聚僕邪許之聲星而聞星而止閱三月而
 告竣西由洛河青陽屯引水入渠東由伊河王家村洩水出
 渠以洛為頂以伊為趾渠長四千四百二十五丈深或至十
 尺濶或至二十尺灌田不減前明張君之數噫豈不勤哉又
 慮夫水勢之高下相懸也建瓴之勢水漲則挾沙而入水涸
 則一勺不留於是乎建閘以節宣之閘凡五日青陽屯日夜
 又磨曰豆腐店曰東午橋曰王家村胥中節也又慮夫行人
 之不能飛越也盈盈一水深者既無方舟淺者亦難游泳於

是乎建橋以引通之橋凡九視閘稍密焉曰范家灘曰楊家屯曰夜叉磨曰王家圪墘曰曹家屯曰二郎廟曰豆腐店曰中午橋曰東午橋悉利法也民曰備矣守曰猶未也堤各開陡門穴水而入又疏子渠旁渠導水而周核塍畝之多寡別陡門之寬狹按田分給計戶輪轉民乃不爭蓋全倣周禮遺制而前明張君亦厘厘為我嚆矢矣歲事告余余深為歎美也且夫洛陽為漢之東都其時南陽太守杜詩修築陂池復西漢召信臣水門提闕之利故民歌之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而洛陽不聞夫洛陽距南陽咫尺何南陽前輝後光而洛陽之民張口坎坎不能畧辨也豈周公伊洛澗瀍經營相度之地而後人默聽置之耶則夫今日之興濬渠道不失舊澤其近比南陽之召杜斯可矣

天子重農貴粟令直省各修水利守能汲汲務此良二千石之事也是不可不伐石以志之守劉君兆幾正紅旗人倅謝瑋江南甘泉人洛陽令伍青蓮廣東興寧人監工官經歷章化龍順天大興人稅課司任承聖順天昌平人典史嚴維寅浙江烏程人例得備書時雍正十三年乙卯四月中浣

永寧重建廟學記

國朝 趙御眾

永寧邑佟侯少年作宰慕古循吏之風以愛民草弊為本母于譽則志乎介母梯榮則訓乎禮勉勉焉惟懼治之不立學

之不實也既三年諸務漸以次舉爰惕學宮之頽圯憫俎豆之無光乃與鄉先生及博士諸弟子議力主重建而任其成煥然從新金碧照耀闔邑爲之色起而御衆適以客次得與拜瞻不覺喟然敬服蓋尊聖之道興學之功於斯篤矣越日侯及博士諸弟子咸來具幣以請俾御衆一言以記意欲以明學也顧鄙陋何足與此雖然嘗聞之矣昔河汾謁夫子之廟而嘆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斯言也後之尊夫子者無以加矣後之學夫子者亦無以加矣二千年來堯舜相傳之道至今坦如大路則知愛敬序別之發於人倫者抑亦夫人生而性具之善耳是以孟子願學孔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而錫山高中憲曰稱堯舜者性善之象也是可取而訓也但人有之而不自知必視乎教教之聚其業則才斯興惟視乎學學之非有加於愛敬序別之外驚於高遠竒絕之行也亦惟復其所性生而善者云爾而子貢昔謂夫子之墻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又曰得其門者或寡矣此又何以說也慨曰司徒樂正之官廢小學蒙養之教衰浸淫至於詞章功令之習流離難返父以是望之子矣師以是傳之弟矣靜言以思又如之何其爲入門而見宗廟百官之美富也是故誦聖人之言而不見諸行是徒誦也行聖人之行而不體諸心猶

冥行也况孔門論學首重爲仁先儒窮理亦曰居敬雖言各人殊要皆從事身心歸宿聖域所以古之六藝蘊發德行大而實達而有徵斯三物所以重賓興之典也與嗚呼明乎上者成教明乎下者成風又聞之曰古之學也存乎人今之學也存乎天則今日侯之殫心建學俾諸生修業相將日新其於風也可與幾矣豈非天之所與一其志而相其成耶則存乎人者固知必有所在而不可以外求也謹浣筆而爲之記
康熙二十八年歲次己巳上浣之吉

縣志

重修新安縣學碑記

國朝

呂履恒

國家誕敷文德崇儒重道旣

幸闕里乃

頌天下學宮及先賢祠宇顏額昭鉅典也於是山左張侯來令新安觀學宮廢圯銳意更新鳩工庀材始乙亥迄壬午春告成屬余爲記予惟王制與聖學相表裏者也天生烝民厥有恒性君治之師教之宜道一而風同矣或者謂沃土不材瘠土向義豈其性相遠哉地勢使然也新邑瘠土也幸二三前哲昌明絕學敦倫力行風教固殊焉往者歲大禘學宮惟草宅鄉校家塾無誦絃之聲回思全盛時學校之隆真儒輩出若孟雲浦邱方山先忠節諸先生講學敦行之餘教僅有存者賴

聖天子在上轉移風會不數年復觀風教之盛此固鎬京辟
 廡之化與先師啟佑斯文之靈抑亦前哲流風餘思之未盡
 泯也蓋瘠土之民易以貧亦易以教若鄒魯之於文學其天
 性矣况馴致於聖賢之學以任重致遠者乎按學制前大成
 殿次明倫堂最後為尊經閣邑學則有殿堂而無閣規制獨
 缺焉非所以扶進人材恢宏道藝也且夫經術不精倫於何
 明舍窮理而談良知是不學而可以致道也未之前聞往年
 官斯土者亦嘗新學宮矣而於是閣顧未逮及我侯蒞政七
 年而廢者興墜者舉慕義者不惜材任工者展其力然後創
 所未備以副功令畫一之規豈非崇聖學遵王制之大者哉
 予故紀其風教之殊與侯之盡心於教事使學者知政教同
 原王制聖學之端委相因踐迹入室以遠繼夫前哲講學之
 緒庶克副

國家建學與我侯化民成俗之意云若夫工力之衆寡營繕
 之後先則有司籍者存予無事書書其大者

治古堂文集

青要山石隴記

國朝呂履恒

青要山者北邙之一支山經所謂帝之密都有黃花赤實者
 是也其東為橫山以嶺首西南橫故諺稱橫山頭云其山長
 亘數十里至橫山則山環水曲蜿蜒四塞居民依山厓為陶
 穴之固皆在東北其西有大溪源出澗池山谷間與澗水絕

派緣西山之麓北流去東之橫山僅里許如披面也過溪不數武水劃山開若門闕然有樹可以棲影有石可以鳴琴泉流沙磧上清可以鑑輕儵時出秋水灌河時滙爲淵潭自懸厓而下淙然洄洑矣自是入谷盤曲幾半里有大石兀立如欹屋四據下可立五尺之臬上可坐數十人石上刻碁局莫知其始苔蘚積厚如墨如粉如瑟瑟非一狀又有泉當其唇鏗洪鏗若聞遠鐘其齧於石罅而灑於水髮聞者靜聽久之復如筑如琴去數里乃不復聞木穉積溪中水沙蕩之歲入融結爲石鑱而出之枝葉之側理宛在也其大致如斯斯則青要爲北邙之要嶺橫山爲青要之結脈石鳴則橫山之

一宅也昔先太傅實生茲土夢月巖先祠在焉巖上叢栢茂蔚先太傅所植也下有陶室卽其誕處自兵燹後邑無完宇家大人遂於茲卜居今長予二十三年矣予夙有泉石癖聞樵牧者說山陽之勝心竊艷之顧佳日與良朋多不相值予子別於鄉舉將省親於漢中治所慨焉有登眺之意而外兄孟貞甫亦發興成之又以他事不果聞二日復雨道澗不可行至重九前一日始如約乃攜同人數輩爲竟日遊辰而畢集迦溪入谷旋憩且起徐行至石上坐談往昔復入陽下寒氣侵人肌膚不可以久乃出而披灌莽登崇厓各題詩其上雖山水有清音復以絲竹佐之又伐鼓效吳歎十番搥響達

天表清風颯颯出叢薄間旣而朱曦告夕萬象屢遷青紫金
碧山乃多衆容同望谷口雲蓬蓬起蒼狗白衣成觸類之形
溪聲喧靜如初而林巖潛黑曖曖遠村人不可辨矣諸同人
曰此山帝之密都也奧區出人間意天所矜惜者盍去諸乃
各味所述而歸予爲之記

同上

青要山石隴後記

國朝 呂履恒

歲在康熙壬子旣遊石隴青要之爲名山與東西山所由名
前記詳矣茲戊戌季秋朔八日復爲石隴遊於時親友凋零
谿谷非舊東西山之名如昨也而實則異觀不能無今昔之
感焉東山之栢蔚茂倍往昔而西山大溪僅不絕如綫俗所

謂古墳柿葉二潭湮滅無迹泉出隴下者伏流入虛沙不下
注雖秋冬雨百川日灌河而泉源久涸向之滙爲淵潭者淤
爲平沙可坦步矣潭上有栢每經秋紅鮮可食樵者亦砍去
其猶可棲影者入谷之逕迤北有二木黃丹其葉尚炯炯照
人石可鳴琴者匠氏攻之復淨盡無餘石版外泐中乾其隴
仍如屋四據碁局如故亦攻鑿其東偏勢下覆不可入矣予
乃命尋源者濬之使出勢雖微亦涓涓達於溪予將往觀焉
而覃懷楊甥子健適至遂偕以行是日也風日清肅浮雲往
復翳陰於遠山追憶昔遊蓋四十有六年矣月日復同而人
風頓易樂往悲來誰能遣此耶昔時同遊者九人奄忽殆盡

其存者予及家弟天益亦既老矣天益又官京師病危初起扶掖以登愴然有山陽之痛止酒聊歌一二闕用當哭焉子健曰公何戚也昔羊叔子登峴山慨然以湮沒無聞爲悲從事鄒湛謂叔子名德宜與茲山並永今果然矣復何事沉石江漢待千秋萬世名哉予曰不然子以爲名可久茲山可常遊乎積歲月而爲世世盈爲運運爲會會有元十二萬年之後天地且有終始而東山與西溪爲劫灰矣又况四十餘年之隙駒而寄蜉蝣於兩間者乎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靜者山動者水清音常在穹壤是吾與子之所公共而無待者也名云乎哉子健曰公之樂廣矣大矣盍亦言其實也夫名者實之賓也無實奚名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其憂先人其樂後人吾自有所以不朽而不與天地爲成毀者在又何戚焉時從遊者子姓門人咸在遂命書之以前說者爲予自寬後說者爲若輩勉焉於是衆情奔悅旣夕而歸

府學改建崇聖殿記

國朝張漢

上世河出圖宓犧則之畫易洛出書禹演爲九疇說在書洪範一篇周詩十五風首周南周南卽今河南郡文王化存焉厥後周公營洛平王都是是爲東周家語載孔子入周問禮樂歸魯弟子彌進蓋三千人孔子沒而微言絕漢興立東觀集諸儒校書其中蔡邕復書五經於石爲石經立太學門外

四方學者傳錄講誦卽河南郡之太學也顧漢儒明經未盡明道宋二程子起河南毅然以道爲己責邵子康節亦以洛爲天地中卜居於此講易著書河洛之間蓋斯道源流之會也河南有學宮舊矣甲辰春漢以內翰出守河南謁學釋奠棟薨歸然進謁崇聖殿制小狹訓導孟淳告予曰此故敬一亭也崇聖殿舊在聖廟西近以奉

詔崇封移主於此予維聖人之道尊祖而敬宗

皇上體聖人之意累五世祖而上悉王其爵真曠古未聞而是殿不光而大之母乃不足安聖人祖宗之靈以仰副

聖天子崇聖追遠之盛心乎乃與同官約捐俸若干拓爲五楹制乃大又查四配十哲及兩廡木主釐定位次而更新之學宮之制成矣至名宦鄉賢祠俱在右文昌巖其左予謂不宜乃移文昌祀尊經閣上移名宦左鄉賢右舊啟聖祠改爲敬一亭制悉合祭器樂器亦范金補其缺漢又以河圖洛書是邦之勝迹也天不愛道假神物於聖人大道胥出其中而數聖人者聖作而明述大河以南尤爲過化存神之地聞風興起當亦無異親炙於是伐石龍門肖厥形對置戟門外手書朱子圖書兩贊立石其旁俾洛中人士圍橋抄摩穆然如遊上古之世也至宓犧神禹周成王漢光武宋藝祖諸廟及伊尹賈誼二程子朱子邵子范文正公祠咸次第修葺不煥

斯文極一時之盛獨周公廟丹雘焜然與學宮並峙予不復修也續府志

會忠祠記

國朝 張 漢

予在表周大夫萇宏墓謂上古無所謂忠勦忠自關龍逢始忠人臣之不幸也而臣不幸而忠亦有幸有不幸以彼比于諸忠臣何祠墓之巍然乎龍逢萇宏何祠墓寥寥不彰於世也漢守茲土欲崇祠祭之久矣既而思之與帝福而祭之母寧會祠而祭之亦禮也所謂禮可義起者歟今夫會之為言祿也準宗廟祿祭之義以議忠臣之禮逢當為不祿之宗其次以下諸忠臣始如昭穆以世次者耳攷古忠臣夏曰關龍逢商曰比干曰伯夷叔齊周曰萇宏唐曰許遠曰顏杲卿真卿宋曰岳飛墓多在河南郡比干別墓在汲縣而武王所封銅盤銘碣石得之偃師土中岳飛則行師曾過其郡二公精神遙如在焉俎而豆之當無吐也於是改置祠三楹在周公廟後書其楹曰會忠祠祭祀以時甚矣夫忠義之感於人心也世人崇尚佛老溺淫祀而薄聖賢往往古忠臣義士俎豆缺然而漠不之恤所在皆然予一旦特舉而俎豆之浩然之氣塞大地而橫四海慨然想見於日星河岳之餘抑且旁及於陟降在庭之際所謂千載上人凜凜有生氣也不已合乎人心之同然乎漢又謂周公之忠幸得其正者也龍逢諸公

之忠不幸而遭其變者也然而臣無問正與變同期於忠且
周公亦幸流言得白耳設不幸流言卒不白亦將與龍逢比
干同遊地下公亦復何幾微之憾而不快然於一死乎太抵
忠臣之盛率在亡國之餘公則際聖明之初氣數值其盛者
耳至兩廡配食曰王孕長曰呂維祺孕由河南郡守除本省
僉事道祺以進士起家予告南京大司馬爲郡屬之新安人
俱明末殉難而祺死周公廟中尤宜招魂祀之嗚呼此二公
者不愧於古之忠臣者歟

同上

建杜工部祠記

國朝 張 漢

先生生於鞏歸葬於鞏而世稱先生不舉鞏何哉蓋先生籍
出楚而卒楚故稱襄陽仕秦稱少陵流寓於蜀稱成都之浣
花溪故詩在秦楚蜀獨多洛中絕少卽過汴州登吹臺慷慨
懷古亦無詩世故不識先生爲鞏人嗚呼詩小技也有時亦
係其地之顯晦豈小焉者哉漢守河南郡五載於茲矣每過
鞏邑洛汭之間先生之故里有神存焉古人謂歿而可祀於
其鄉者先生定無媿乃聞其塚在鞏之康家店祠則無有喟
然嘆曰是非後死者之責歟漢不守茲土斯已耳又况先生
之詩漢願學焉如子輿氏之於先師孔子者歟漢乃於鞏之
東站爲先生置祠三楹以慰吾生平願學之意而又訪求後
裔置奉祀生一人自是人人知先生爲鞏人矣而漢竊有未

謙於心者蜀中山水奇險雄傑甲天下形狀不可名言得先生詩表而傳之工力與山川匹敵往往經歷其地者至掀髯叫絕謂山川之勝與先生之詩皆有造物者爲之故如是卽未遊於蜀者得先生詩卧而遊焉亦可不必親至其地而可厭其嗜奇之心洛陽則天地之中雖山水略讓於蜀而自庖羲有熊氏以來其名跡最多復最奇所係又重以大令先生當日老死其鄉洛中名勝一一據其遺跡見之吟咏而道其所以然論著必奇且確惜先生竟未之及吹臺慷慨所懷幾何是不能不爲洛中之憾雖山川題咏代不乏人如集大成者之無其人也豈造物者不欲盡發其奇哉漢一拜先生每懷此憾因置先生祠並及之同上

題冉伯牛墓記

國朝張漢

聖門列德行者四人顏子之仁閔子之孝仲弓之敬而簡魯論最著冉伯牛言與行無傳魯論所記獨孔子問疾一節嗟乎孔子重嘆斯人至比喪予蓋爲道痛也吾讀王耘渠制藝則謂牛之德行無徵而足重不在事實又觀善言德行具體而徵昔賢之所亟稱尤在顏閔之先乎予往過臨洛關有冉伯牛祠入堂瞻拜見碑石有文摹讀未半疑不類時人所爲讀卒知爲茅鹿門先生手撰疎古可頌至今憶之當是時冉子或產於其地抑流寓卒於彼故尸而祝之未及考入洛

以來閱郡志知墓在盟津及考廣輿圖記亦如是夫冉子生平不惟言行無一傳卽里居年齒少孔子若干歲亦俱無証一坏土傳在盟津復何據乎予訪其遺墓在盟津白鶴鎮之耕子溝祠宇頽廢碣石不存爲之慨然爰立石封大其兆嗚呼是非後死之責而誰責歟迨其地者而今而後庶知所欽仰也夫

同上

周大夫萇弘墓碑記

國朝 張 漢

上世無所謂忠勦忠自夏龍逢始自是以還殷曰比干周曰萇弘漢曰關羽各專一代唐宋而後忠臣益繁張巡許遠顏真卿岳飛文天祥諸公指不勝屈也至有明益盛矣嗟乎忠之盛國之衰也忠臣之作其在亡國之餘乎而漢又謂臣不幸而忠忠臣之傳亦有幸有不幸以吾所見比于墓關帝塚及所聞西湖岳王墳有土如陵祠廟巍然人世勦忠如龍逢墓寢替俎豆亦維缺樵夫牧豎躑躅其上耳久之墓將不復識也又况學樂於萇弘如周大夫者尤孔子所禮事者哉考龍逢墓在河南郡西之靈寶萇弘墓在河南郡東之偃師偃舊有碑立於道墓去道可三里在北邙之南麓土人相傳曰萇弘墓卷然者一坏土耳予竊又懼及久而逝也爲輦石置墓下而於道別置一石爲題詩數言世人欲謁其墓者循我題詩之石而北可以得墓夫世人誦法孔子過其地未有不

欲謁其墓者也至真卿許遠墓亦在偃予將次第修之龍逢
上古之初忠祠墓不可廢靈寶多令已諾吾言成吾志代吾
修其墓焉續府志

重建文峯塔記

國朝陳浩

洛陽之地高少峙其東南去城九十里灑水出其東澗水出
其西洛水出其南伊水出其東南皆去城不遠自關公營洛
閩漢唐來代有傳人不可勝數其山川既靈而偉人傑士代
出則其生才必秀士之能志古者有所感發而興起而近世
陰陽術士風水之言固不足道也聞城之東南舊有所謂文
峯塔者莫詳其所自始其始以陰陽術士風水之言而後有

之者與今傾圮已久修之不得其用邑令王君滄息愷悌人
也治洛之後農安其業士樂於膠庠洛人之從余游者每稱
曰某吾令之所與友教者也某某者之貧令且以衣食助之
皆吾地之良也今年春君捐其俸以修茲塔以新安伊蔚呂
君所為碑記屬書而并請為之記余曰呂記善矣余又何記
焉雖然余自游汴以來與君交四五年矣君每至汴必造余
余思暇時將往荅焉登茲塔以望嵩少之山伊洛灑澗之水
與賢主人賦詩而樂之然則茲塔也亦余所欣然而欲為之
記者夫生香文集

重建文峯塔記

國朝呂宣曾

洛陽城之東南舊有塔曰文峯蓋用術家之說而建者非但
 為登覽之勝而已維洛居天下之中伊闕在其前邙山在其
 嵩少在其東南伊洛灑澗之水會却首而東下者皆環城之
 四隅登斯塔也可以縱目方之所至以游心於太虛而河嶽
 英靈之氣所以鍾而為偉人及散著於文人學士者莫不在
 仰觀俯察之間也塔之建開始於宋歷元明屢經修葺其中
 舊有藏書而先忠節公致仕後居洛八年復增益之自明季
 兵燹後僅存一空址前郡伯石屏張公欲復之嘗為募修引
 繼之以鐵嶺高郡伯經陽張郡伯至今郡伯長白傅公其工
 始就而出俸錢為倡終始其事者則邑侯溧陽王君也君治

洛有惠政凡事之有利士民者無不修舉又以術家之說謂
 辛與巽應復於城之西北更築所謂文筆峯者夫術家之說
 雖不必盡信然五行之理著於洪範宮宅地形之目載於漢
 史既持之有故而為民所樂為宜君子而愛人者之有取焉
 以天感應之意順而導之而致望於無窮也余郡人也既樂
 觀其成而又以先公所嘗游息之地為鄉人所傳道者而不
 勝慨想焉遂不辭而為之記石刻

重修三祠記

國朝 謝乃果

宜當京洛之衝召伯舊治也其地蓋有甘棠城云厥後挺生
 偉人勲業之臣道德之士卓卓名世漢之子房宋之思叔其

甲耀者矣夫史稱公奭巡行南國當在汝墳江漢間宜去邲
鄆數百里於成周盛時爲甸服地史不傳其爲天子巡畿內
也豈分陝後陝以東皆伯之所治歟抑東西行過是土游燕
所及土人薰其德而風識之歟亦見伯之挾人深而宜民之
親馴而好忠其上有如此也後數百年有子房其忠之傑者
歟司馬氏稱其爲韓人世相韓而忠於韓其故居禾黍盡矣
猶有傳說之者博浪之擊至於輔沛公定關中而辟穀焉何
忠之確以固也倘亦有所觀感而興起者耶宋有思叔蓋程
門高弟子也其向學甚暮而入道甚篤伊川嘗喜晚得張繹
使其借尺土得志焉勲名當不在子房下而屏山吟誦以老

里之傳誦者稱二張思叔豈其苗裔耶邑舊有三祠皆在屏
山之麓二祠踞最勝地蓋昔人相土闢石爲之登臨舒嘯洛
陽烟樹宛然在目而思叔祠則其舊所讀書處也今亦圯矣
甲戌夏余承乏斯土爰捐薄俸修築之落成爲記其歲月邑
之人士其亦知所興起也夫

宜陽志

河南府志卷之八十七

藝文志十一

傳

仲長先生傳

唐王勣

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也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菴河渚間以息身焉十餘年間以賣藥為業人莫知之也扮陰侯生以筮著名因游河渚一觀而服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頽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

藥以終其世文中子比之虞仲夷逸

王無功集

醉吟先生傳

唐白居易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栖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即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遊

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泊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詩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履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輿適野輦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書數卷擧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興盡而返如此凡十年其間日賦詩約千餘篇日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姪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再至三乃曰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

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
賈禍危身柰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產以
至於妻子凍餒柰吾何設不幸吾好藥損衣削食鍊鉛燒汞
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柰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孟觴
諷詠之間放則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
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避醉鄉而不還也遂
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
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顏回飽於伯夷
樂於榮啓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捨吾所好
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

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
盡爲閑日月吟罷自晒搗麴發醅又飲數盃兀然而醉既而
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仿若循環陶陶然昏
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
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
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
吾不自知其興如何

白香山集

故東州節度使盧公傳

唐李翱

盧坦字保衡河南人父巒贈鄭州刺史坦少孤初任韓城縣
尉歷宣武縣鞏河南三縣尉其吏河南知捕賊杜黃裳爲河

南尹謂坦曰某家子與惡人遊破家產公爲捕賊盍使察之
坦仰曰凡居官終始廉白祇入俸錢者雖歷大官亦無厚蓄
以傳其能多積財者必剝下以致如其子孫善守之是天富
不道人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坦以爲宜故不使
察黃裳驚視因使升就堂坐自此日加引重及黃裳爲吏部
侍郎將授以太常博士會鄭滑節度使李復表請爲判官得
監察御史薛盈珍爲監軍使累侵軍政坦每據理以拒之盈
珍嘗曰盧侍御所言皆公我故不違也有善吹笛者大將十
餘人同啟復請以爲重職坦適在復所復問曰衆所請可許
否坦笑曰大將等皆久在軍積勞亟遷以及右職奈何自濶

欲與吹笛少年同爲列耶復告諸將曰盧侍御言是也大將
慙遽走出就坦謝且曰向聞侍御言某等羞愧汗出恨無死
可入李復病甚盈珍以甲士五百人入城州人皆駭恐坦遽
止之盈珍不敢違復率盈珍主兵事制以姚南仲代盈珍方
會客言曰姚大夫書生豈將才也坦私謂人曰姚大夫外雖
柔中甚剛又能斷監軍若侵之必不受禍自此萌矣若從公
喪而西必遇姚大夫吾懼爲所留以及禍遂潛去姚果以牒
來請終以不逢得解及盈珍與姚有隙從事多黜死者王緯
觀察浙西兼鹽鐵使請坦爲轉運判官及李錡代請如初轉
殿中侍御史錡所行多不循法坦每爭之詞旨深切聽者皆

爲之懼累求去不得凡在錡府七年官不改錡惡狀滋大坦慮及難又非可以力爭遂與裴度李約李稜繼以罷去後數年詔追錡入錡遂扇兵士殺留後以留已因發兵取宣州爲其將所擒送斬死順宗皇帝寢疾王叔文居翰林決大政天下慄慄坦說宰相韋執誼速自立皇太子以樹國本執誼深納其言將以爲殿中侍御史時御史中丞亦以爲請王叔文使人請坦將以爲員外郎知揚州留後坦假他辭不受叔文不說故事皆不行及王叔文貶出坦遂爲殿中侍御史權德輿爲戶部侍郎請爲本司員外郎尋轉戶部兼侍御史知雜事未久遷刑部郎中知雜事如故赤縣尉有爲御史臺所按

者京兆尹密救之上使品官釋之坦時在宅臺吏以告坦白中丞請覆奏然后奉詔品官遽以聞上曰吾固宜先命所司遂使宣詔乃釋數月遷御史中丞賜紫衣分司東都尋歸西臺初上禁絕罷鎮節度使等獻財貨載於赦條時山南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閻濟美皆罷鎮有所獻坦劾奏之晟濟美皆白衣待罪上召坦對因曰柳晟閻濟美所獻皆家財非刻下卿勿劾坦對曰陛下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者赦令是也且兩臣首違詔臣職當舉奏陛下不可以失大信于天下上曰朕旣受之矣如何坦對曰出歸有司以明陛下之德上善之竟爲宰相所寢李錡之誅有司將自淮安王之下墳墓皆

毀之宰相不敢言坦奏曰李錡與國同族其叛逆不道身既
斬死并殺其子罪塞矣若將追毀祖父墳墓臣以爲不可淮
安王有佐命之功且國真又死王事漢誅霍禹不毀霍光之
墳房遺愛伏誅罪不誅於元齡此前代及聖朝之故事也康
誥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若將易之無乃罪及良臣且傷大
體乎上改容曰非卿言何由知遂命停毀仍禁採樵給伍戶
守淮安王之墳以示不忘其功上策試賢良方正之士有懷
書策入者將深罪之坦奏言四方不明知所犯必以爲策辭
抵忤宜輕其責上從之江陵節度使裴均入爲僕射行香時
將處常侍諫議之上坦引故事及姚南仲近例以爲證裴均

怒曰姚南仲何足爲例耶坦應曰姚僕射但不是勅使耳何
不足以爲例也遂爲均所排改左庶子坦初爲殿中當杜黃
裳爲相故累遷凡二十有三月而至中丞及居官守道正言
日聞而人忘其遷之速數月宰相裴均自以爲宣歙池等州
都團練觀察處置節使兼御史中丞宣州刺史劉闢之逆其
婿蘇強坐誅死強兄宏爲晉州從事自免歸人莫敢用坦奏
言蘇宏有才行以其弟強坐誅死劉闢反誅宏與強相去三
千里必不通謀以強廢宏非陛下惜材之意因請宏以爲判
官上曰假令蘇強當時不就誅尚且宜隨材而任之況在其
兄耶遂得請及在宣州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

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不足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價人賴以生當塗縣有渚田久廢坦以爲歲旱苟貧人得食以傭可易爲功於是渚田盡闢藉傭以活者數千人又以羨錢四十萬代稅戶之貧者救旱雖甚而人忘災五年冬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減冗職八十員自江之南補置付之院監使無所與數月轉戶部侍郎判度支坦歷更重位以朝廷是非大體爲己務多所陳請或上封告泗州刺史薛審爲代北水運使賸畜馬數百匹有異馬不以獻者事下度支乃使巡判官往驗之

返上遲之使品官劉泰所案其事坦上陳以爲陛下旣使有司驗之又使品官往豈大臣不足信於品官乎臣請先罷免疏三奏上於是遂追劉泰所舊賦於州郡者或非土地所有責厚價以市之他境坦悉條奏各去其所無罷宣歙旨支米收其價以移之於湖南免江南鹿脂配之鄜汝州以韓重華爲代北水運使開廢田列柵二十益兵三千人歲收粟二十萬石八年西受降城爲河所壞城使周懷義上言宰相議徙天德故城坦以受降城張仁愿所作當積石得制外番之要若避河流宜退三數里其費不多天德故城北倚山去河甚遠失制虜要地非便因使水運使察視遠近利病以圖進上

使品官強文彩覆之文彩言與坦合上召坦使條陳將行之
竟為宰相所奪乃出坦為劍南東川節度使周懷義數月憂
卒燕重肝代其位遂移天德故城軍士歸怨因殺重肝屠其
家初坦與宰相李絳議論多合絳藉為己助及坦出半歲而
絳罷坦至東川盡罷兩稅外山澤鹽并權率之籍夷人歌之
綿劍二州有通文成州路每歲奏發二千兵以防西蕃其實
不過一二百人坦乃奏於衝地置戍鎮之上誅蔡州詔發兵
二千入於安州每朔望使人問其父母妻子其有疾者與之
藥故兵士皆感恩而無有逃者及薨贈禮部尚書

文苑
英華

杜甫傳

宋 柳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
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宮饗
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
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叅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
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
中宗時臣賴緒業白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
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
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
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
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

可府志

卷之二十七 藝文志

傳

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
與房琯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
上疏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錡曰甫
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
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其
淡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延蘭託琯門下
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汚臣歎其功名未
就志氣挫劓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近許激違
忤聖心陛下赦臣自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
曰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
死因言視從還京師出爲華州司功叅軍關輔饑
輒棄官去言新採橡粟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
郭召補京兆功曹叅軍不至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
焉武再帥劍南表爲叅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
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嘗登武牀
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爲忤中銜之一
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鉤于簾三
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
聞大歷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
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

多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澆弱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間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洋于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澹至干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於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唐書

無名公傳

宋邵雍

無名公生于冀方老于豫方年十歲求學于里人遂盡里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一二矣年二十求學于鄉人遂盡鄉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三四矣年三十求學于國人遂盡國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五六矣年四十求學于古人遂盡古人之情已之滓十去其七八矣年五十求學于天地遂盡天地之情欲求已之滓無得而去矣始則里人疑其僻問於鄉人鄉人曰斯人善與人羣安得謂之僻既而鄉人疑其泛問於國人國人曰斯人不妄與人交安得謂之泛既而國人疑

陋問於四方之人四方之人曰斯人不器安得謂之陋既而四方之人又疑之質之於古今之人古今之人始終無可與同者又問之於天地天地不對當是之時四方之人迷亂不復得知因號爲無名公夫無名者不可得而名也凡物有形則可器可器斯可名然則斯人無體乎曰有體有體而無迹者也斯人無用乎曰有用有用而無心者也夫有迹有心者斯可得而知也無迹無心者雖鬼神亦不可得而知不可得而名而況於人乎故其詩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能造萬物者天地也能造天地者太極也太極者其可得而知乎故強名之曰太極太極者其無名之謂乎故

嘗自爲贊曰借爾面貌假爾形骸弄丸餘暇閒行閒來人告

之以修福對曰未嘗爲不善人告之以禳災對曰未嘗妄祭

故其詩曰禍始末須福若待求天可量又曰中孚起

信寧須禱无妄生災未禳性喜飲酒嘗命之曰太和湯所

飲不多微醺而罷不喜過醉故其詩曰性喜飲酒飲喜微醺

飲未微醺口先吟哦吟哦不足遂及浩歌浩歌不足無可奈

何所寢之室謂之安樂窩不求過美惟求冬煖夏涼遇有睡

思則就枕故其詩曰墻高于肩室大于斗布被煖餘藜羹飽

後氣吐胸中充塞宇宙其與人交雖賤必洽終身無改亦未

嘗作皺眉事故人皆得其歡心見貴人未嘗曲奉見不善人

嘗急去見善人未之知也未嘗急合故其詩曰風月情懷
江渚氣色斯其舉翔而後至無賤無貧無富無貴無將無
迎無拘無忌聞人之謗未嘗怒聞人之譽未嘗喜聞人言人
之惡未嘗和聞人言人之善則就和之又從而喜之故其
詩曰樂見善人樂聞善事樂道善言樂行善意聞人之惡如
負芒刺聞人之善如佩蘭蕙家貧未嘗求於人人饋之雖寡
必受故其詩曰窘未嘗憂飲不至醉收天下春歸之肝肺朝
廷授之官雖不强免亦不强起晚有二子教之以仁義授之
以六經舉世尚虛談未嘗掛一言舉世尚奇事未嘗立異行
故其詩曰不佞禪伯不諛方士不出戶庭直游天地家素業

儒口未嘗不道儒言身未嘗不行儒行故其詩曰心無妄思
足無妄走人無妄交物無妄受炎炎論之甘處其幽綽綽言
之無出其右羲軒之書未嘗去手堯舜之談未嘗離口當中
和天同樂易友吟自在詩飲歡喜酒百年昇平不為不偶七
十康強不為不壽此其無名公之行乎

邵子全書

錢學士傳

宋 司馬光

錢若水字澹成又字長卿河南人十歲餘屬文華山陳搏一
見以為有仙風道骨事母以孝聞所至有譽望接物必以誠
評人貴賤壽夭多驗自知不壽故懇辭勢位賢士大夫皆宗
慕之有文集二十卷修太宗實錄至道三年春太宗宴駕有

馴犬號呼不食詔送陵寢叅知政事李至欲若水書其事遺
之詩曰白麟朱雁且勿書勸君書此懲浮俗若水不從真宗
幸大名拜御史中丞令訪近臣邊事若水言臣聞用兵以伐
謀爲上御將以用法當先比者傅潛爲帥擁數十萬開關縱
寇殘虐生民不正典刑曷懲其後楊廷朗楊嗣勇於赴敵奮
不顧身授任尙輕見功未大臣願陛下誅傅潛以殉衆擢嗣
朗以勸能使諸將承風各思用命欲消外侮必本安邊用得
其人莫如太祖郭進在關南何繼筠處鎮定隰州則李謙浦
易州則賀惟忠名不過沿邊巡檢責其效皆十餘年濶畧其
細故則無畏避之心就錄其功賞則絕幸遷之意官卑故易
以使久任故知虜情聞授睿謀戒其生事是以西寇北虜不
爲外患已試之效今皆可行久之外虜未寘復詔詢若水備
禦剪滅之術若水言臣讀前史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
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
不重於今日而虜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爲北門扼其險阻
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
以重兵臣以爲未得幽州未可剪滅也蓋先爲萬全使不能
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料敵重兵在外輕兵
在內則今之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任邊郡聽召壯士以爲
部曲而官爲廩給之又募民爲招收軍厚其糧賜捐其租賦

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然無以統眾則
 不能用眾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
 師既無舉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備禦之方舉即此矣乃若
 患民力之困則廣營田患卒戍之驕則嚴法令願陛下推太
 祖所以待郭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禦不患
 不至上善其議

傳家集

太中家傳

程頤

先公太中諱珣字伯温舊名温字君玉既登朝改後名景德
 三年丙午正月二十三日生於京師泰寧坊賜第性仁孝温
 厚恪勤畏慎開府事父兄謹敬過人責子弟甚嚴公纔十餘
 歲則使治家事事有小不稱意者公恐懼若無所容自少為
 族兄文簡公所器開府終于黃陂公年始冠諸父繼亡聚屬
 甚眾無田園可依遂寓居黃陂勞身苦志奉養諸母教撫弟
 妹時長弟璠七歲從弟瑜六歲餘皆孩幼後數歲朝廷錄舊
 臣後授公郊社齋郎以口眾不能偕行遂不赴調文簡公義
 之為請於朝就注黃陂縣尉任滿又不能調閒居安貧以待
 諸弟之長至長弟與從弟皆得官娶婦二妹既嫁乃赴調授
 吉州廬陵縣尉時劉丞相沆已貴顯其子弟有恃勢暴橫於
 鄉里者郡守以下皆為之屈公獨不與接丞相聞而愧之待
 公甚厚再調潤州觀察支使有侍禁曹元哲者挾權要勢與

人爭田守畏逼囑公右之公弗爲堯潤當途事煩劇多賴公以濟聲聞甚著部使者至無有不論薦者改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事虔人素號難治而邑之衣錦鄉尤爲稱首自昔治之與他鄉異前令欲以慘酷威之盛冬使爭者對立於庭以雪埋及勝而人益不服公善告諭之與他鄉一視人遂信服在邑幾二年而獄空者歲餘江西狡民善爲古券契田訟最爲難辨而虔尤甚旁邑有爭積十餘歲不能決部使者以委公根連証佐囂然盈庭公獨呼爭者前訊之不數十語盡得其情遂皆服事決於頃刻之間人以其神就移知龔州事時宜州反獠歐希範既誅鄉人忽傳其降言當爲我南海立

祠於是迎其神以往自宜至龔歷數州莫之禁公使詰之對曰過潯州守以爲妖投奉神之具于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致禮公曰試再投之越人畏鬼甚於畏官皆莫敢前公杖不奉命者又投之乃流去人方信其爲妄在州二歲部使者未嘗入境時潘師旦爲提點刑獄最稱嚴察一道懼畏嘗過境上以書謝公曰旣聞清治不須至也遷太子中舍明堂覃恩改殿中丞代還在途而儂智高作亂破州城後守貸死羈置人皆以公獲免者爲積善之報授知徐州沛縣事會久雨平原出水穀旣不登晚種不入民無卒歲具公謂俟可耕而種則時已過矣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以貸民使布之水中

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遂不艱食有丐於市者自稱僧伽之弟愚者相倡爭遺金錢公杖之而出諸境遷國子博士賜緋魚袋歸監在京西染院遷尙書虞部員外郎知鳳州事鳳當川蜀之衝輅傳旁午毀譽易得爲守者相承務豐厨傳主吏多至破產公裁減幾半曰是足以爲禮未爲薄也會漢中不稔饑民自褒斜山谷而出公散於路口爲糜粥以待之所濟甚衆遷司門員外郎丁崇國太夫人憂服除權判鴻臚寺英宗嗣位覃恩遷庫部員外郎知磁州事磁城趙簡子所築東南隅水泉惡灌濯亦不可用居民安於久習婦女晨出遠汲不惟勞且乏用風俗以之弊歷千餘歲無爲慮者公度

城濶之地曰此去濠水數步之近漸漬旣久地脉當變矣穿二井果美泉也人甚賴之時久雨自河以北城壘皆圯公言於帥府請發衆治之帥不敢主使聽命於朝公請於朝者三不報蓋自北人通好未嘗發衆治城時韓魏公秉政使人諭公曰城壞州當自治何以請爲公曰役大法不許擅興且完舊非創築何害乃得請後數月始槩命諸州治城每歲春首興役治河民間自秋成則爲之備貧室尙患不及是年二役道興人甚苦之獨磁先已畢工民得復營河役之用又築於未凍之前城得堅固遷水部郎中神宗卽位覃恩遷司門郎中是歲城中瓦屋及濠水上冰澌盤屈成花卉之狀奇怪駭

目郡官皆以爲嘉瑞請以上聞公曰石晉之末嘗有此朝廷豈不惡之衆皆服代還知漢州事遷庫部郎中蜀俗輕浮而公臨之以安靜視事之翌日上謝表命園中取竹爲筓衆吏持筓走白殺青而文見於中曰君王萬歲公知其僞不應吏懼而退中元節宴開元寺蓋盛遊也酒方行衆呼曰佛光現觀者相騰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大興州學親視敦勉士人從化者甚衆漢守有園圃公田之入素稱優厚至者無不厚藏而歸公始被命親舊以其素貧皆爲之喜公擇而取之於終任所獲布數百疋而已熙寧中議行新法州縣然皆以爲不可公未嘗深論也及法出爲守令者奉行惟恐

後成都一道抗議指其未便者獨公一人時李元瑜爲使者挾朝廷勢凌茂州郡沮公以爲妄議公奏請不俟滿罷去不報乃移疾乞受代不復視事歸朝願就閒局得管勾西京嵩山崇福宮歲滿在任遷司農少卿南郊恩賜金紫以年及七十乞致仕家貧口衆仰祿以生據禮引年畧不以生事爲慮人皆服公勇決兩經南郊恩以子敘遷中散大夫中大夫今上卽位單恩遷太中大夫累封永年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勳上柱國元祐五年正月十三日以疾終于西京國子監公舍先居暖室病革命遷正寢享年八十有五太師文彥博西京留守韓公績令左丞蘇公頌等九人相繼以公清節言於

朝詔賜二百疋帛仍命有司供其葬事以四月十五日葬於伊川先塋之次始少師厭五代河北之多亂徙葬少監於京兆之興平將謀居醴泉及貴賜第於泰寧坊遂五世居京師嘉祐初公卜葬祖考於伊川始居河南公娶侯氏贈尚書比部員外郎道濟之女封壽安縣君先公三十八年終追封上谷郡君男六人長曰應昌次曰天錫皆幼亡次曰顯任承議郎宗正寺丞先公五年卒次頤也次韓奴次蠻奴皆幼亡女四人長亡次適禮部席延年次幼亡次適都官郎中李正臣公孝於奉親順於事長慈於撫幼寬於治民二歲喪母祖母崔夫人撫愛異於他孫嘗以漆鉢貯錢與之公終身保藏其

鉢命子孫保之開府再娶崇國太夫人時方八歲已能親順顏色崇國愛之如已出奉養五十年崇國未嘗形愠色開府喜飲酒公每遇美酒未嘗不思親頤自垂髻至白首不記其曾偶忘也遇人與開府同年而生者士人也無賢愚高下必拜之賤者亦待之加禮開府嘗從趙炎者貸錢五千未償公記其姓名而不知其子孫鄉里終身訪求以不獲爲恨始公撫育諸孤弟其長二人仕登朝省二十餘年間皆亡長弟之子九歲從弟之子十一歲公復撫養至於成長畢其婚宦育二孤皆再世亦異事也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遺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

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兒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兒之女又寡公懼女兒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克已爲義人以爲難後遇劉氏之族子於襄邑偶詢其宗系知姻家也未幾劉生卒其子立之纔七歲公取歸養教令登進士第爲宣德郎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語惟恐有拂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與人接淡而有常不妄交遊於所信愛久而益篤在處時常假俸南安軍一獄椽周惇實年甚少不爲守所知公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爲學知道者因與爲友及爲郎官故事當舉代每遷投輒一薦之聞人有

慶樂事喜如在已不爲皎皎之行平生不親附權勢者而請謁常禮亦不廢也至於親舊之貴顯者既不與之加親亦不視之踈遠故賢者莫不敬愛不賢者亦無敢慢寓黃陂時王簿貪凶人也常曰諺云明鏡爲醜婦之寃君居此照我何其不幸也遂頗自斂有歐陽乾曜者以才華自負多事輕敖易公年少常以語侵公公如不聞後公官嶺下乾曜適倦之路公以人船濟之乾曜曰可謂汪汪如千頃之陂也南冒黃灝有高才名動江表然頗不羈搢人廣坐無所不狎侮公時最少獨見禮重常目公曰長者無笑我自少時德度服人已如此居官臨事孜孜不倦歷守四郡溫恭待下身率以清慎所

至寮屬無有敢貪縱者自朝廷行考課法無歲不居上平生居官不以私事管朴人公之親愛者常有所怒堅請杖之曰吏卒小人不加以威是使之慢也公曰當官用刑蓋假手耳豈可用於私也終不從謙退不伐善常歛然自以爲不足所能者雖局藝小事人莫知也平生所爲詩甚多自謂非工成卽棄去退休後所作方稍編錄亦未嘗以示人也自少師以來家傳清白而公處已尤約官至四品奉養如寒士縑素之衣有二三十年不易者終身非宴會不重肉旣謝事遂屏朝衣賓客來者無貴賤見之雖公相亦不往謝方仕宦時每嘆曰吾貧未能舍祿仕苟得早退休閒十年志願足矣自領崇

福外無職事內不問家有無者蓋二十餘年居然默坐人問靜坐旣久寧無悶乎公笑曰吾無悶心家人欲其怡悅每勸之出遊時往親戚之家或園亭佛舍然公之樂不在此也嘗從二子遊壽安山爲詩曰藏拙歸來已十年身心世事不相關洛陽山水尋須遍更有何人似我閒顧謂二子曰遊山之樂猶不如靜坐蓋非深好也晚與文潞公席君從司馬伯康爲同甲會洛中圖畫傳爲盛事年八十喪長子親舊以其慈愛素厚憂不能堪公以理自處無過哀也頤時未仕闔門皇皇不知所以爲生公不以爲憂也及頤被召叨備勸講人皆慶之公無甚喜也嘗有疾召醫視脉曰無害公笑曰吾年至

此矣有害無害皆可矣雖疾病服藥必加巾年七十則自作墓誌記履歷及始終而已書其後以戒子孫曰吾歷官十二任享祿六十年而但知廉慎寬和孜孜夙夜無勤勞可以報國異政可以及民始終得免遷謫為幸多矣墓日切不用干求時賢製撰銘誌既無事實可紀不免虛辭溢美徒累不德耳只用此文刻于石向壁安置若或少違遺命是不以為有知也不肖孤奉命不敢違於墓既無銘述家傳所記不敢一辭溢美取誣親之罪承公志也

程了全書

洛下遺民傳

明 徐一夔

余遊虎林蓋嘗登伍大夫之山而望焉見夫山川迴合城廓

宏闊邑屋鱗次嘆曰繇宋涉元休養生息其盛極矣自惟兵燹于茲二紀其殷庶之積視他郡縣猶盛夫豈無瓌偉不羣之士雜處里閭而不自衒者安得見之以寫我憂下至山趾見有一士長七尺餘戴古冠巾穿白練袍色如雪束黃絲緗齊曳地目瞳子炯然風約疎髯灑灑可數行通衢中高視闊步世俗莫能溷余甚異之而未敢即也從其所之前遇高邱輒躡屨而上仰而若吁俯而若思歌曰陟彼高邱兮面彼坻矣維谷則崇兮陵則夷矣代有禪續兮罔測其微矣彼淪以胥兮而我則遺矣西山之人兮吾將從之歸矣莫測其所以余揖而問之曰先生為誰瞪目熟視余久之徐曰我洛下遺

民也安用問我爲余不敢詰謹識之他日見汝南生以問焉
生曰此吾故人程彥澤也河南先生純公之後其大父嘗爲
言官至元大德之間以直道著君少有氣節高自稱許欲樹
立奇勲名恒自誦曰夫人具性命道德之蘊通天地萬物之
情達禮樂刑政之用克而大之使民與物不失其所是乃天
職不然是自棄耳夫欲有爲要必爲天子輔相乃可此外不
足盡力復自嘆曰噫有命焉自古有志之士其不能致者蓋
亦多矣縱能致之不如伊尹之於湯傳說之於高宗諸葛孔
明之於蜀先主亦具臣爾然又自度上不繫於天下不繫於
人而能有功德及人獨惟醫爾然我亦不喜爲世族醫僥倖
射利必爲神醫其立志如此其後遊於五湖有葛先生者以
醫鳴其術甚神先生已人疾死可立起五湖間人稱爲神醫
君聞而喜曰是真吾師也乃營紹介爲先容先生不許曰吾
術不以與庸夫君弗爲沮一日躬執贄幣詣先生門下以刺
通先生素傲睨不卽出見稍攬衣起從戶隙窺君見君神采
燿然曰非庸夫也是能昌吾道者遂出見盡以其術授君故
君爲醫大類葛先生會天下大亂君擇地避曰虎林地大人
衆易以浮沒故來居焉方是時專制方面者多自官人有薦
君者輒避去曰我何可污我何可污未幾今天子革元命向
之有官者不問仕輟悉就遣而君夷然如常時方自詫曰吾

故民也吾故民也因本其所自出稱洛下遺民云汝南生陳君翰也嗚呼世有斯人哉吾恒記幼時讀詩見詩人叙述武王克商時事其稱有曰殷士膚敏裸將于京第曰帝王革命大率然爾不知其為悲也及夫運去物改親見其事始三復而悲之曰嗟乎士固有如此者而程彥澤氏當亂世在眾人中而卒能自全其道哆然以遺民稱若欲自附於古之賢人者不其偉歟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誰毀誰譽今去孔子雖遠若遺民者亦其人也吾何言哉

始豐類稿

孟先生傳

明呂維祺

先生蓋伊雜間真儒篤學好修者卒二十七年海內如吉水

西安虞城諸君子為詩為賦為贊為誌銘為墓碑是不一人而獨無傳呂子乃為之曰先生姓孟名化鯉字叔龍其先秦人也洪武初有好古者始家新安焉好古生真真生聰聰生倫倫生秋是為贈南戶部主事雙臺公配衛太安人夢有光如日大於斗遂誕先生蓋嘉靖二十有四年乙巳閏正月二十有四日也先生幼而警敏長而端摯其度修而美髯其性疑疑識者知其非常人為兒時嗜讀小學八歲讀孝經論語十三讀易旁通經史及左國秦漢比為文自構一格不傍人籬下十七補諸生便慨然以古道自任館於盟津一日謂其外兄曰古人為學必正心修身無愧怍而後即安豈沾沾舉

子業哉於是聞西川尤先生質直力行倡道淑人遂往師事之讀擬學小記曰濂雜真傳具在於茲凡西川先生所言手自籍記成帙會督學試所部拔其文行皆第一尋應恩詔首貢肄業成均試第二有友郭青螺黃慎軒孟我疆而我疆尤密聯會講學以道義相砥礪癸酉中河南鄉試第九故事同年具呈坊價先生瞿然曰吾輩方將起家清仕路抑奔競乃先行請託耶獨不列名凡先生初貢及偕計有司以故事微驛遞路費先生皆峻却不受庚辰成進士授南戶部主事時相欲致先生爲重終不往謁尋服雙臺公喪起補戶部主事繞銀庫痛革宿弊出權河西務口不言利惟與子衿耆老講

聖諭六語發明正學行之日士民肖像祀江干丙戌江南山左大饑先生奉命往賑哀益稽核全活無筭尤厚賚善士是年改驗封主事會衛太安人卒先生兩丁內外艱哀毀骨立喪制一準家禮斟酌合宜可爲法式居喪不茹葷不入內不妄言笑蓋先生天性孝事兩尊人無間或愠則率婦長跪請過雙臺公易簣先生之留都任在途以兩叔父視含歛比襄事每朔必稽顙曰見兩叔父卽見吾父母也服闋補稽勳歷文選郎先生私念用人本朝廷公典或干以私豈不上負君下負所學故一意孤立雖大貴人氣焰薰灼不少徇在例銓法多先白政府然後補牘先生不爲動中璫請託毫不假借

勅守閣勿通一刺凡諸舞文吏所得自行其意者搜剔殆盡於是內外率側目視先生矣張可菴棟以都諫建言國本誦時論臆之弗敢用也先生疏起之上業令票旨政府封還陰陽其詞遂忤上調外尋以中外力救削先生籍先生神色自若猶夙夜治文書付所司始跨蹇歸歸之日簪紳絡繹出祖於郊見先生行李蕭然家奴徒步皆嘆曰賢者去國我輩尸位獨無愧於心乎郡邑長吏率求一見不可得或負弩津途問選君何進而先生已微服過矣初先生從西川遊歸而設會講學寒暑不輟多所興起西川每對人曰吾道西矣嗣與我疆諸先生講學京邸又於川上建兩賢祠後為宗賢樓聚

晉聯翩而至無慮數百人至是先生歸諸弟子迎於黃河之

涓歌詠之聲遏雲振木先生於道益精進所發明益開朗澄

門人王^上獨^廣長知之緒卽上遡洙泗中衍伊維當亦非先生莫

為要不^盈所至人化之在權則清貪墨之風在鈗則抑奔謁

大^時在里則以恬淡古樸為里俗先故里中不用聲歌不曳

屣^維婚嫁不論財非喜宴不用鼓吹人謂新安有古人風先

不凡教也雖窮鄉幽谷之人無不稱曰孟師孟師先生精神

天毅每漏下五鼓卽起課諸子弟夜分呬唔不倦亡何疾革

弟化鯨侍藥猶孳孳勉以為學又口占四詩有聞道未足之

傳

意遂瞋門人相視失聲城爲罷市澠有老嫠婦聞而悲之曰天下無福耶其感人之深如此海內君子過其墓皆泣然淚下凡弔先生者不曰臯夔稷契則曰濂雒關閩不曰精心卓異千古有賴則曰嗟吾道之墜地慨斯文之喪天嗚呼痛哉大抵先生之學以無欲爲宗其教人則專以孝弟忠信慎獨爲要不爲高深死冥之論至平至實至易至簡至純至粹有門人王叅君以悟者自總帥先生信先生尤篤其贊先生曰仕以達道學本無欲知言哉先生丁酉正月二十六日卒葬城東函谷之阜明年祀鄉賢大中丞鍾公復以輿論建祠春秋特祀壬戌奉詔贈中大夫光祿寺卿子一誠舉明經孫瑛璘瑒璫曾孫文恒余甥孫也皆能繼先生志所著有尊聞錄讀易寢言諸儒要錄理學功臣言行條名賢卓行條焚黃葬冠儀注文集八卷行於世先生號雲浦學者稱雲浦先生呂子曰道學不明世日趨於墨衰譎詐脂韋嗜吝而不可砥也相習而常惟言學則非而姍笑之以爲怪窺厥所由豈以世有一種僞學口而弗躬不然則迂執而弗裨於用今觀先生力行孝弟古道淑人且聖財用人齊家化俗隨試而効故凡口而弗躬迂執而弗裨於用皆學之似而非也非學之尤也先生當世趨波靡之日黜而不淫炎而不競遜而不悔此之擔當於道豈顧人姍笑豈向人面孔生活真吾道之一砥

柱而惜不假之年天也邈淵源者曰伊雒爲洙泗嫡派而先生蹶起上接月川之鉢近振西川之鐸程邵以後一人而已近先生之居如此其甚讀其書尙論其人夫亦愈知學矣

丘方山傳

呂維祺

丘鳳字鳴岐河南新安人世居方山故號方山少就文無害補臬司吏於案牘中得陳天台先生名跡遂自爲師法爲開府掌書記得洪武正韻見字下註古人善跡者日籍記之某弁當落職以百金賂公求陰解公却不受又辭某開府銀牌不領驛票滿役當赴京故事以狀乞路費公獨不爲狀某憲後贈金亦不受於是一鄉稱爲丘清吏入京辦虞衡歲例干

金弗染也歸省奉二親色養最善墾田有弟田蕪怨分鹵也公卽易之弟田又蕪又易之歲時以文公家禮修祀事終養十年銓獻縣丞蒞官愈清謹一僕一衾外無長物署任邱篆又署交河供應弗濫愛民如子不取民間一錢鄉士夫陳玉泉每語人曰邱丞我師也劉公贈以詩有曰門掩苔花依舊貧千載清廉第一人而兩院特揭銓部爲佐貳中清官第一亡何超擢南京龍驤衛經歷將謀歸養郡守見吾陳公遺俸五金促之行再拜使者而却其餽陳嘆曰昔溫公每嘆劉秘丞不受冬禱云于光不受况他乎乃今見邱丞矣抵南京但閉戶彈琴讀書旣考績封父母如其官遂仍歸方山焉公好

讀書如大學中庸禮記論語尤加意而小學中如汪信民咬菜根諸葛淡泊明志諸條尤豐豐不置居常以輕負人輕怒人輕談人過爲日省每驗性氣動處恨學力不實又以朱墨二圈記別理欲念起分數大抵公坦然醇龐無異山叟而修潔名行體認名理有士君子所難而公易之者公嘗遇江中

大盜公徐告之曰我邱某也盜驚曰此邱清吏也鞠鞫而去海內名公過多式其廬而尤西川孟雲浦兩先生尤見重焉公歿邑人公舉祀鄉賢而雲浦先生又特與尤西川並祀于

用上書屋
野史氏曰嗚呼國家經術爲賢路嚆矢而往往機智利欲以濡其首彼刑名家又何深讓而方山所自樹乃如此是自錢宜靖若水後一人也而可復以途格論哉

明德先生集

張抱初傳

呂維祺

理學張抱初者諱信民字孚若讀洗心藏密語慕之自號洗心居士學者稱洗心先生家世河南人父泰性謙和喜賓客不屑屑家人業於世廟末季生之夕夢神人送玉麟至其家端賴不類常見四五歲時出見羣兒畫地圓內方外城爲戲先生從旁正之曰天包乎地何爾爾乎識者已知其不凡七歲就外祖郭鳳池學舉鄉之先輩曹月川先生爲學程作聖之志卽基之十五遊膠庠聞新安雲浦孟先生倡道函關

負笈從遊慨月川後里人知學者鮮毅然以斯道爲已任主盟興起陶鑄後學反復忘倦時大中丞吳公聘先生纂修程邵諸書由是選萬歷癸巳貢士廷試文冠多賢聲譽蜚騰遠近翕然宗之及雲浦捐館舍先生恐會漸落實約惺所王先中隴西令下車別蠹緩昨撫摩嚙咻種種德政民慶更生焉隴西號爲天水艱於取汲先生引濶羊河水入城至今永賴士鮮知學爲之建社學社倉選師賁教刊洛西三先生要言與訓蒙要纂等書啟迪多士而士風丕變不避權貴強豪側目其謫西安籙司檢校也則權豪中之也先生亦怡然赴任

與少墟馮先生訂商問學日夜匪懈及誣詆白拔晉懷仁令下車卽訪爲民大害如馬頭苦累銀力包賠地糧欺隱三事一一苦心斟酌興利除害開墾土田至千五百頃招撫流移至千八百戶四境樂利百廢俱舉與昔之治隴西無以異又爲之刊四禮述等書行於世風俗翕然改觀迺以歸養念切告休數十上始得解組歸田懷民扳轅卧道知不可挽建祠崇祀自先生始涂鏡源撫晉時復命仍薦先生豈弟君子清苦貞操丁艱髯髮一夜如銀杖而後起自是高卧東山無復用世之想矣當是時秦晉之間以及汝潁睢陽之士雲擁川至相繼而來闔修堂隘幾不能容創正學會所五楹登壇明

學開示蘊奧環門墻觀聽者數千人先生猶以學之不講爲憂西與惺所講會其棠東與予訂會芝泉與張見室聯會洛城鹽臺緝敬李公敦請先生主韶陽會禮數備至先生悼俗尙侈靡約同志爲脫粟會會語盈帙李公廵方畢過澗造廬以請恨相見之晚索脫粟會語刊之後上三藩疏以脫粟澗池薦先生兼表正學會所爲正學書院古絳諸生辛復元寄詩有三川同浩蕩五岳並嶙峋之語自註三川伊川月川西川三先生也嗣是張泰字李虛齋王文苑王惺所孟字鍵許松麓劉澄遠諸公與予俱大會於正學書院與先生講太極周易又約同志數十人結真率會建景運山堂以課多士天

啟之季學遭厲禁先生就小東山下建靜室養晦其中今上御極衆正登朝先生名震京師按臺吳公李公交辟請益廵方畢又請先生結洛社會共推首座發明致中和之義聞者莫不嘆服卽疏先生爲成均主自是辛復元以辛母墓懇先生表之嗣後遂絕筆諸名家以文請者俱未就忽端坐而逝四方學者走哭其門不遠千里門人懷先生無已謀詣闕請祀廟庭未就先請祀馨宗壽七十有二所著有日抄理學彙粹剖疑尚未梓行所行於世者講學會解月川年譜訓蒙要纂四禮述一噓錄卽正彙洗心錄呂子曰先生之學實學也自少及老自始至終惟此窮理盡性明道淑人一事是以孝

錫爾類化行兩邑歷歷見之實事而非托之空言者陸象山曰人不可以無學猶魚不可以無水賦人之形而不求盡乎人之道虛生浪死其在富貴者適足以播惡遺臭如先生者掃除蹊徑獨認本來質直躬行不求聞達殆伊洛之嫡傳繼起之月川歟如請諡法祀孔廟以俟後之君子

同上

張烈婦傳

明上官捷科

烈婦陳氏澠付西里人故氓張希蘭妻也年十有七歸於張貧氓也村居去邑幾二十里林岩窮巷兒女子多聚譁當途咕囁耳語嬉戲媒狎婦深疾之生平非汲井閤以外無迹也五六襍族長鮮有識其面者每遇再醮婦輒嘆曰死即死耳

寧容身事兩姓作禽獸行哉性尤惡佞佛有遊僧談因果村婦悉就觀強婦俱婦直拒之有頃微哂曰若輩欲得粟以遺僧耳乃出粟而不往歲戊戌希蘭以貧故借數人爲鬻煤計婦不可躊躇者久之卒迫於同事者故往役無何以雀隊死蓋臘月七日也婦呼天長泣志欲俱死親戚數勸止之曰汝志固定但有遺腹在生男汝夫不死矣於是稍稍進飲食既殞家屬皆謀別醮已而窺婦志堅不果明年己亥婦息一女而其死志愈決獨念女未滿月冀徐求屬女耳適鄉氓蘇氏利婦賢欲媳之托婦母徐探焉婦厲聲謂母曰日者昊天不吊既以心孤薄命女女敢復不德以他適乎而女誠愚已有

志在前曰不願爲兩姓婦今弗食言矣遂痛哭是後張之伯父更不與婦商納蘇氏所爲聘者而約期於仲春之念一日前三日托婦母復勸之婦嗚咽吞聲窺勢無能誰何故佯諾之其母色喜曰兒誠母從盡少需以轉張之薄積蓋不知婦爲給也婦拊膺曰夫若家毫不念矣豈他有愛焉其圖之也遂食其母去是夕伯父母皆以婦賈無初志翌日共諸媵嫂立談婦乳其女曰飽食之止得此乳兩日耳語未竟淚隨衣墮諸媵嫂疑其欲遺女以嫁蘇故云爾至暮家人寢婦乃密縫鞋衣纏膚無露形詰旦携女往希蘭墓側膝踞顙天自辰巳不歸張諸媵頓足曰蘇氏將來娶日且午伊顧墓哭也

哉俄而蘇至其家老婦隨之諸媵與蘇婦往要焉婦泣倒墓下手抓地至十指出血諸媵竟疆之歸烈婦卽寘女於內屋而潛往所汲井婦之往也有諸婦在井上見其徐步來謂曰伊嫂作別乎婦且應且行促至井而仰天一呼身已墜入井中諸婦驚呼諸張並所娶者聞之卽救出而氣已絕髮服猶如也其色若生其母窺其衣密縫乃益知烈婦初志在必死而佯許嫁以疎人防也

上官子曰於邑哉烈婦縫裳製履從容棄人間世何烈至斯也余初聞其事涕零不能語繼得伊親道烈婦殉節狀遂爲立傳他日過村謁婦墓恠岷巖中出奇烈金生沙礫不虛也

及觀所墜井徘徊傷之不能去云

舊府志

張孝烈婦傳

上官捷科

左氏者澠諸生張邦才婦也生幼以孝聞弱冠補邑庠娶左氏氏事翁姑備色養家貧生憂之氏笑曰爾何為者爾讀聖賢書乃憂貧耶張解顏謝益力學未幾生病病且甚泣語氏曰吾死不可知奈二老何即死目必不瞑氏曲慰之相向哭翊日生卒蓋去結褵時才二年耳氏慟欲殉既而轉念曰吾夫以二老託我我死無子女二老將何倚耶乃稍稍進飲食且以善辭慰翁姑也是時氏年甫二十邑人爭謀娶之一日左母過氏微言曰婿不可挽矣兒意欲何之氏愠曰此身豈

復煩阿母慮耶張之室固女死生所也氏泣左母亦泣薄暮有托其內姊為冰人者姊微挑之氏怒勃發即取牖上鏡碎之誓曰有言再適者視此姊怏怏去先是翁年老然嬰鑠鍊能經營自哭子後日就尪羸不復出門戶家益大困氏盡檢嫁時裝鬻之以充養不足取給于十指嫻戚或憐其貧餽之布粟氏初少納後謝遣之告使曰我有翁姑而人養之我生奚為氏益併力女紅終夕常不寐一指竟不能屈伸閱寒暑氏或日一食或併日食翁姑見而憐之每得羨分食之氏偽示姑以食狀過則留以復進焉明年張族有勸翁出婦可得多金者翁姑惑其言始欲醮婦邑人復爭謀娶之左母亦數

數來婉諭氏嚴拒之遂與絕來往翁見氏志決議亦罷秋翁
卒氏力爲殮葬遂與姑同卧起者數年姑病事之不少休及
姑卒始大號曰我今可以死矣急爲姑營葬事是時氏不食
已三日矣或勸之食氏泣曰此腹嚼然不滓食反爲累且張
郎俟我泉下八年矣使我殞姑後尚存一日當置此身何所
遂以頭撞地氣頓絕衆救之甦復撞地流血染衣袂衆皆嘆
息去夜半氏強起卽縊死于姑靈座前時氏年二十七邑人
士聞之感詫其苦節雖牧豎過其家無不號咷者有司上其
事乃旌門

上官捷科曰以余觀張烈婦事竒矣張生與余同社友余故
知氏獨詳夫氏豈以烈見難難在委曲如是死耳謂之孝烈
信哉同上

登封三節婦傳

國朝 吳偉業

河南登封焦氏有三節婦曰周氏曰楊氏牛氏周氏者太僕
寺少卿與嵩公次子文學仲榮之妻也文學早死孺人與側
室李氏皆有遺腹免身皆男孺人曰吾之不蚤從地下者此
爾今天幸俱有子吾將下報吾夫太僕公固止之亡何李以
病逝孺人廼抱其孤泣曰天乎吾兩兒恐不能俱全若此子
失所鬼而有知問李氏孤何在則將奚辭以對遂擇里媪乳
已子而親抱李氏孤乳之太僕爲仰天出涕曰人情莫不愛

其子此古人所難吾媳婦能行之見爲不亡矣後二十年登封縣民有具節母事上直指使者使者爲請於朝下其奏錫封表間歲給餼米數石河南人皆嘆息曰周太君撫兩孤成立以膺此寵也蓋自文學歿二十年而孺人始以節孝顯於朝又九年而孺人沒沒後二年而登封陷於寇其以節死者爲焦家婦楊氏牛氏河南人復皆嘆息曰微周太君之教不及此楊氏者焦君陽長之婦周藩儀賓四聰公之女也旣歸陽長君事姑最恭謹而讀書識大體嘗手列女傳一編與婢牛氏講習義旨悉通曉登封旣圍急孺人知不免紉其中外衣以自固拜辭太君木王將引決侍婢止之曰吾城前受圍匝月不下今尚冀萬一得全且郎君不在主君旦暮城守盡俟休沐時一謀之乎楊孺人叱之曰吾奉先姑教訓若不死何面目見地下且玷太僕家風乎乃約牛氏同死指梧下井曰此吾兩人畢命處也卒俱死

吳偉業日子之中州嘗望見嵩嶽云其下必多偉人鉅卿負奇節立志槩者今觀焦太僕齟齬江陵屢躓復振一門之內男清女貞周太君有鳴鳩之仁栢舟之節而兩烈婦捐生殉義立志皎然豈山川之氣賦稟有素耶抑門內之訓浸漬涵育使然也初陽長走京師乞名公卿歌詠太君之節聞於天下可謂純孝今兩烈婦之殉也適會搶攘無所表章以顯當

世然觀陽長悼亡詩音節悲苦屬和者無不泣下嗚呼若兩烈婦者誠無愧於其姑矣故婁東舊史氏為合傳焉登封志

都御史張公傳

國朝王鐸

公諱論字建白世籍陝之同州其徙河南永寧傳凡八而生公公生具英雄相頤豐目巨體修昂如峙嶽幼稟特覺喜讀書善屬辭頭角稍露輒慨然有澄清天下志兄弟多以科貢顯而公獨舉進士官行人熹宗改元召為御史冠法冠領陝西道國家方西顧竭天下物力為克復計公蒿目憂抗疏直言有大吏尾不掉憑內監等語皆人雅不欲道及鉗僧積可之謀不軌者而變彌奢會發難重慶殺巡撫重任侵地二千

餘里據城四十有七巴蜀大震會朝廷遣巡方使入胥跡蜀道如穿不敢入公曰自予易而予人難有是臣乎人避而我趨之祈嚮公至蜀趨兵亟進皆賊距險鋒銳士稅介不進公罵曰若蜀將以血肉飽餒虎乎會有旨著巡按官監督征進公大犒三軍牛酒擐甲誓眾曰今日之事不愆於六步七步四伐五伐不用命戮于社于是鼓行而前獲其鄉導得要領戰數合遂克瀘敘賊殲俘三十人蜀既寧擢公廷尉左丞亡何擢右納言逆瑞魏忠賢熾方烈公疏侵之幾殆以內艱歸禍幸免崇禎御極錄公功階兩進賜金帛廕子錦衣衛指揮而又以公功在邛夔為蜀人思復命公巡撫西川公入西

川會奢會構結安邦彥自水西窺蜀永寧西川踴躍迎公道
左曰再我生者公乎賊以十萬入犯公亟積兵八千人拒賊
五峯山桃紅壩檄引泚水破強敵督勵道將一鼓殲之奢安
皆授首捷聞天子稱西南第一奇功偶軍中印失深心者得
陰賊公公賜告歸方是時兩河流賊瓦合狂逞殘破州邑民
無遺類公傾家貲募敢死士若干人大戰賊射殺賊旗下者
三人賊賊八十八人生縛二十有三人賊股栗遁天中得蹙時
蘇息焉蓋公天性不知辟勞怨而以方叔之猷克壯巴西者
兩復克布其餘算爲故鄉保障豈非英雄能事哉然竟以晝
夜乘城勞瘁囊越得嘔血疾賊退未幾而公亦輒逝

舊府志

張石公先生傳

國朝 冉覲祖

先生諱其瑾字石公洛人裔出南軒先生後石公兒時已嶄
然見頭角稍長於書目數行下崇正丙子登賢書明年丁丑
成進士已卯出爲濮州牧釐弊懲奸多善政濮民素刁悍難
治公至撫綏必誠誥令必信民化之刁者直悍者純駁駁乎
與中牟萊蕪比隆焉間有訟於庭者公霽顏諭之咸服其情
訟亦隨息當是時逆闖方橫行秦晉間漸及山東境濮人士
急走白公且趣公去白吾屬不忍公之獨行也行將裹餼糧
備器械以從公於邁聽公之所止而休焉公聞之拊膺太息
曰天乎天乎若休矣若以我爲貪生者耶男兒已委身事主

當危急存亡之秋捐軀死社稷臣之分也若休矣慎毋言去
吾今誓與此城共存亡耳百姓聞其言皆感泣莫能仰視未
幾賊至旦暮攻城甚急城中鼎沸危在呼吸民心皇皇無固
守志公乃登城呼曰爾民其無恐但堅壁以守濟則社稷之
靈也不濟則我有死無二吾既以身殉賊應不若毒也已於
是日夕繞女牆巡視冒矢石寢食盡廢而賊勢益猖獗不能
支遂潰賊入爭執公以兵懼公降公瞋目直視賊決眦盡裂
卒大罵不絕口遂被殺死之日風日陰霾人民號慟悲聲震
天地嗚呼以公之撫濮民慈祥愷悌類儒懦者一旦臨大節
罵賊不屈慷慨殉難抑何其壯耶直指上其事朝廷嘉公節

烈贈山東按察使州人建祠以奉俎豆洛邑祀

陳孝廉傳

國朝

呂履

昔者孔門四科首德行文學最後然回也有王佐才雍也
使臨民之二子者得聖人爲依歸而久孤於世道雖不行其
行誼可考而知也後之學者溺於文辭鮮克立德若黃叔度
茅季偉其人者不少概見其他孝弟廉謹鄉里稱善人斯亦
可矣徒以無所設施不獲焜耀於世又其時無行誼可徵信
者表見其文以詔來世以故湮滅無聞悲夫子讀江文通所
爲袁友人傳其事至微渺然叔明實籍以傳因悲陳孝廉志
行未就爲之傳以示故人子弟俾有所觀法焉孝廉名佩字

行度河南新安人父惛號心齋以進士知馬邑縣忤當道去
官游嵩陽與耿少詹善終身友教生徒侃侃生而凝靜逮其父
兄時已能通經義爲文有法度隨父友教四方與之游者各
有得也默識神通中虛外粹羣居未嘗先言及叩以經義史
事成敗輒片言居要出人意表含納羣彙彌縫其闕失或習
爲狎侮則不答久之其人自起敬視爲畏友矣與兄偕皆能
讀父書偕尤稱敏才然沉潛不及侃侃以冢子持門戶不少
挫於人人或忌之至於侃雖忌者亦爲心折也已卯登賢書
明年以疾卒年四十有七卒之日謂其子嘉生敬生曰吾生
平幸無大過脩短命也何悲乎第不孝不慈抱泉下恨無窮

期耳偕先佩卒母游孺人時年七十餘

外史氏曰新安蕞爾邑也然多君子吾所師事者曰裴蘆院
陳心齋皆不愧前哲云予與孝廉交最久未嘗見其惰容矜
志一聞其疾言生平不爲詩值登高孝廉賦詩獨清遠有思
理他日謂人曰呂子經有原本惜以辭賦掩蓋其志也心齋
先生卒既踰年有自山中來者云孝廉與兄偕食惟日一蔬
非謁母不入內其謹禮如此韓子君翼亦簡穆有器識人或
以方孝廉則自以爲不及其黃叔度之流與克其道可與學
顏氏嗚呼宇宙三不朽孰克兼之士固有勲業爛然辭若春
華而植德無殊邈其視此輕重何如哉

右古
堂集

烈婦韓氏傳

國朝張漢

舊史張漢曰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聖人以為諫謂不得其死也得其死者匹夫不可奪勇於三軍匹婦亦然洛陽張景齡之妻烈婦也可謂得其死者矣烈婦姓韓氏歸齡三歲而齡死烈婦年十八痛不欲生乃噎夫衣扼其吭氣幾斷隣親力為救曳其衣幾墮當門齒少甦舅姑從容諭烈婦曰人生以孝為先孝以有後為大爾今且有身萬一免身得雄為張氏綿一綫之祀不愈於硜硜之節乎烈婦乃從舅姑命期月果得遺腹子小字長路氏撫孤奉高堂意差解方期年母家以烈婦子幼小欲奪其志烈婦悲泣幾絕拒母家

誓不往來後憤極咯血至升餘七日絕粒竟絕命得年十有九嗚呼烈婦果得其死者矣假令烈婦當夫死時一痛而絕雖殉一身之節無補逝者且以一死殲二命亦不異經于溝瀆而今而後烈婦饑七日張氏之鬼不餒也將百餘世矣尙徒謂之諒已乎至烈婦幼即孝十四歲為祖母吮癰于歸甫二日會姑患痢噤口不食烈婦為易濕就燥七日夜不就寢用嚙穀重為粥食其姑痢乃止翁病疫且狂醫言需蜩和藥時隆冬虫蟄伏不能得乃禱於神明日隣婦沈氏來言夢汝家瓮底有蜣掘之而信乃和藥瘡其疫而愈又隣人瞿自清久出不歸妻沈氏獨守有年烈婦每勸姑舅賜其乏乃沈病

死無歸三日不成殯烈婦乃出簪珥助殯事則尤可傳者也
 予廉得其詳因達上官表旌其烈予且勗璐曰一綫之絲垂
 將為綸爾當勿負母志為張氏起其宗也爰集詩為之贊曰
 鴛鴦于飛以雌以雄為韓姑相攸實命不同予美亡此如此
 良人何我心匪石之死矢靡他弓矢斯張于以四方居然生
 子載弄之璋厥聲載路長發其祥與子成說三歲為婦誰為
 荼苦不可以茹天子命之韓姑燕譽續府志

孫烈婦傳

國朝 龔崧林

烈婦吳氏洛陽孫義妻年十六歸義越十六載而義亡氏雖
 小家子曉大節事翁姑盡道夫亡之三年翁亦下世與孀姑

相依夫二弟一別居一同舍氏無出痛夫早逝誓從地下
 日輒不餐以姑言或勉一進食而殉夫之志故在姑偵知之
 防之密與偕卧起復令撫姪女為女不得聞又念姑老輒復
 苟活有里人聶津白者與孫並居習媒妁家言而中漁其利
 以氏孀居久夫弟貧甚可利動遂援田姓者啗夫弟夫弟告
 其母母以婦素賢不忍舍之去且窺氏守身正恐非言說可
 移暫寢之氏亦未之知也而氏嗣女年十二聞大母言潛告
 之氏氏涕泣不食者數日一日津白至與夫弟語語秘無得
 聞者氏出突見之遽入室淚承於睫謂其女曰聶津白又來
 吾之死期近矣吾極戀爾冀見爾長大奈何奈何因於邑不

能復語是夕遂縊時乾隆十年五月十三日也距義之死凡
四載云先是氏寢所與姑及女並一榻是夕氏請於姑曰天
苦熱老人獨卧冀少安但留女孫作伴可矣姑愛氏遂從之
送姑歸室乃返扃其戶更下鑰焉愚或救之甦者蓋氏之志
在必死而又從容以死如此

縣志

此乃... 始... 之...